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三十九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宋徵輿轅文

張 密子退叅閱

于文定公文集

議

于慎行

太廟親王祔食議 親王祔食

最爲確當文定凡官當稱何不上之天子

謹按 國初建四親廟以十六王祔食十六王者皆

太祖之伯叔兄弟祔食祖禰禮也然諸王之享本祔

四祖及數世之後。四祖已祧。而諸王之位依然如

故。則何所祔而享乎。且二祖列聖以來。親王無後

者。代代有之。卽禰廟未遷。不聞祔食之禮。况祧廟之

後。何以獨存。誠以爲太祖所祔。不敢輕議。則四

親之廟亦太祖所立也。又可祧乎。且使四祖未

祧。則十六王者。屬爲子姓。配食其廟。統於尊也。四

祖已祧。則二祖八宗。皆十六王曾玄之屬。而儼然

臨之。使其祔享于下。恐非所以妥先靈而敘世次矣。

漢高祖嘗以兄武哀王。姊昭哀后。祔享太上寢廟。及

孝元之世，凡朝廷異政，往往代必有已行，昔人自不學，故不知耳。太上寢廟既毀，一祀亦罷，以其無所祔也。

今卽未忍遽廢，宜照金山諸王事例，於鳳陽墓所，四

時祭饗，卽園陵無考，則祔饗。皇陵祖陵亦無不可

在廟，非禮也。又十六王之親，唯壽春王乃仁祖之

兄，係太祖伯父，當奉熙祖陵廟，臨淮盱眙二王

乃仁祖之子，太祖之兄，當祔仁祖陵廟，其南

昌王，雖係仁祖之子，見有靖江爲後，不應祔食。安

豐以下九王，俱壽春王子孫，禮有祔禰，無祔祖，俱應

罷祀。

練兵議

練兵

蘇子曰國家之患莫大乎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深哉其言之乎夫自兵農既分而邦政之敝未有甚于今日者也。以不生不息之財養不耕不戰之兵中外居然坐困舉天下皆知之而徬徨熟視若以爲固然而莫爲之所此何爲者哉。愚竊怪之。佔嗶之暇作練兵三議直指而不文庶便採擇焉。嗚呼三議者天下之所謂迂遠而難行者也。雖然就其易行而策之則天下之患何時而可除而亦安知其果易哉。

一議京營團操。夫天下之事，有萬世之長策，有一時

國家沿至今日天下無兵而京營尤甚當予別立

之便計。國初五軍之制，本萬世根本之圖。肅愍團營

內無練精兵而不滿萬騎用之于外則勝養之

之設，乃一時補救之方。事極致至，交有其弊。謀國者

于內則無用安項此邪復五軍之清罔上策也而

權其輕重而已。然今日欲練京軍，必復五府之舊。而

又豈今日所能行哉

後兵可練也。何則？五軍之制，任有所分，責有所歸，賞

罰有所稽。強弱有所較，其利易于責成，而其患難于

調遣。團營之制，其便在于兵將相習。一有倣急，猝可

遣發，而其敝至于法制繁多，上下掣肘，無所稽其殿

最。故兵之練難也。夫駟馬一車而三人御之，則千乘

之衆。可以分行于九軌之途。聯十駟之馬。以駕十車。使三十人焉。執策而臨其上。有不撐抵盤跚。交壞于道路者乎。此五軍團營之形也。且夫先王之不分兵農也。夫人而皆兵也。惟夫農之不能皆兵。則兵不得不別之于農。而不能不廩之以食。今也皆謂之兵。皆廩之。以天下之貢賦。乃練其半以爲兵。而棄其半以爲不堪之數。誠不堪也。則農而已矣。何爲隸之以尺籍。而廩之以天下之貢賦。誠以團練爲可用也。而授甲乘城。不足數萬。此何以別也。其棄者。旣爲冗兵。而

練者又無實效。是舉天下之財。而盡委之無用矣。古曰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今之兵制。可謂不調矣。熟視而不敢更張。則予之所大惑也。故爲今之計。必復五軍之舊。而後兵可練也。

一議畿輔民兵。成周之時。天下未嘗有兵也。而軍旅追胥蒐狩之役。取六軍而用之。如運諸掌。何哉。兵雖不聚于京師。而六鄉六遂之中。皆天子之爪牙也。故無事則籍之司徒。而爲比閭族黨之民。有事則統之司馬。而爲伍兩卒旅之師。此所以無聚兵之患。無養



兵之費。而得居重馭輕之權者也。漢之六郡良家。蓋有其遺意而不能久行耳。國家建都幽燕。直隸八府之地。卽古燕趙之域。杜牧所謂王不得不爲王。伯不得不爲伯之地也。則今日京師之形勝。可謂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矣。乃塞下胡夷。蜂屯蟻附。邊烽一起。輒瞰門庭。何哉。畿輔無兵也。及至庚戌癸亥。胡騎薄于近郊。反調邊軍入衛。而肘腋堂奧之間。熟視躊躇而無一卒之可發。豈今日燕趙之民。與古殊異若是哉。不能作而用之耳。爲今之計。必于常制之外。倣鄉

遂良家之意設畿輔民兵而後都邑可守也

一議沙汰冗將夫兵之不練由于食之不足食之不  
足由于將之太冗冗將之弊二一曰承襲太濫二曰  
添設太廣何謂承襲太濫三代之時將吏不分既無  
祿食之費漢唐而下員額漸廣亦鮮世及之官祖  
宗削平僭亂再造乾坤偉勳神功古今無二當時披  
堅執銳拔城陷陳之功皆親列戎行得之親記故論  
功課賞不吝世延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億萬載隆長  
之命脉端在是矣及至承平以後國家無大征伐不

過邊庭烽火，卽或立功勝敵，亦豈有當時拔城據邑之勞哉！況其間威畹中璫，假名奏帶，家丁邊將，買功討賞，身不經行陳之厄，目不覩旌旗之色，而子孫受鐘石之賞，享茅土之榮，此何爲者也！嘗總計天下之官，文職大小不盈二萬，而武職大小乃至八萬有奇，一衛之中，甚至官軍相半。管事者輿馬赫焯，日浚貧軍之膏血，帶俸者聞葺嵬瑣，坐享縣官之祿，食兵部除選，則老弱藍纒，狀類乞丐者，指揮千戶也，幕府行邊，則扛輿控馬，形侔臺隸者，指揮千戶也，此等輩而

欲使之折衝禦侮乎，將不使之折衝禦侮，而徒養  
之乎，均非策之得矣。若爲 祖宗報功之仁，則開國  
元勛，今有不知其子孫所在者矣，而况于一級一功  
之士乎？宗藩襲爵，自鎮國而下，以次遞降。 祖宗艱  
難所得之土宇，子孫享受，尚有節制，而况于奔走之  
臣子乎？且夫吾所謂濫者，又非謂此等也。謂夫未經  
行陳，未覩旌旗之輩也。此可以無所顧戀而不爲也。  
爲之如何？曰：兵部通查天下衛所將官，見在承襲者，  
多少名數，何時廕襲，是何功次，除開國靖難之功，照

舊襲職。有罪卽爲拔黃。無後旁支不續。以漸裁之。其宣德以後。一切功次。自立限之日爲始。照宗藩襲爵之法。以次遞降。如父爲指揮。則子爲千戶。孫爲百戶。而世以百戶終焉。身爲千戶。終于總旗。身爲百戶。終于小旗。非武舉不得管事。非管事不得支俸。至于邊

此事若行必致大譁然不爾何以清軍官

方有功將領。設爲方略。精其考覈。痛除奏帶之弊。寧厚賞而不可妄陞。寧超陞而不可妄襲。如此而冗將可減也。辟之藝圃。疏其籬落。則生植長茂矣。何謂添設太廣。國初設立武將。都司衛所。體統相維。而總兵

參遊等官，間一設置，其員甚少，其任甚重，故權有所歸，而事無所廢。近年以來，止爲補偏救弊之方，不思拔本塞源之計。官日增于上，軍日困于下，自總兵而下，非衛所正官，隨在添設，一事而數人治之，不免疊床架閣之弊。一卒而數將守之，且有十羊九牧之譏。寧獨如此，軍士之糧不加少，而貧苦不能聊生，則必有所由去。將領之俸不加多，而富潤至于不貲，則必有所自來。譬之羣鴟守一腐鼠，其餘幾何，而胡以責軍士之不練哉。嘗考衛所之制，一衛官軍約五千六

百員名。今一總兵所部乃三千耳。是爲一指揮之任。設一總兵也。而指揮之隸屬者。何啻數十。一所官軍約一千二百員名。今一守備所統甚者止五六百名。是爲一千戶之任。設數守備也。而千戶之隸屬者。何啻數十。夫所謂指揮千戶者。而不能統如許之兵也。則當時不必設所謂總兵守備者。而足以統之。則何不以指揮都司等官名之。而必以崇階厚俸加之哉。爲今之計。宜將添設將領。減其員而重其任。一總兵所統。須五萬以上。一叅將所統。須一萬以上。其守備

又或有將制之患。可奈何。

以下卽令衛所掌印管事等官帶其名色不必另設。至于邊陲阨塞當添兵守禦處所撥某衛之軍卽令某衛指揮統之。撥某所之軍卽令某所千戶統之。一切冗濫名色盡爲裁罷。如是則官少而軍不困矣。嗚呼不困而吾可以責其練也。

序

賀大司空後山楊公加太子少保敘

治河

天下之事莫難于兼圖其利而無所容其害。兩要其益而無所受其損。此非才智之所盡也。事未有萬全。



者也。利有所主。而或不能無害。吾從其利。而規之。益有所歸。而或不能無損。吾從其益。而謀之。輕重多寡。惟其分量。才智可爲也。惟夫事機叅會。職守銀陳。彼亦一利害。此亦一利害。彼亦一損益。此亦一損益。衡其輕重。則鈞石不相懸。量其多寡。則區釜不相蓋。於此而建兼利之畫。奏兩益之績。使上下皆宜。公私咸賴。此古之聖臣皇佐。所爲懋平成。永賴之烈。而不盡出于才智者歟。國家定都燕冀。漕轉東南。蓋其襟喉之會。故在河淮之交。嘉隆以來。二三年。卿躬棟脊。

○非○選○才○智○也○在○所○以○用○才○智○者○善○耳

構以有事于其土。至殷賑也。戊子之役。今大司空楊公實鎮淮浦。固已抗䟽借箸。請濟河導淮。使泗上陵園免于洪潦。時弗能用也。其後數年。河流日填。淮流日脹。園陵受水。左磯爲池。于是泗人告急。請洩其壅。而淮人防患。請固其陂。轉漕之臣。憂其病運而煮海之使。慮其瀉鹽。甲可乙否。左方右圓。發言盈廷。莫之

○利○害○交○判○其○難○下○手○

能執。主上側席而咨。是實倣予疇其往。又廷臣舉公前晝。乃從南臺大夫。晉大司空。建節河堤。公因日夜疾馳。環視陵泗。周涉河淮。廣詢博諏。條上便益。以

爲泗所爲溢者。淮不能出也。淮所爲闕者。河無所殺

也。誠闕海門之口。則河有所殺。疏黃河之流。則淮無

所闕。而陵下無恙矣。便一。二瀆循軌。不相凌軋。運艘

踰淮。易于逆軌。便二。河淮旣分。遊波寬緩。三洲之間

百城。奠居民。毋昏墊。便三。河通海口。鹽舟出塲。道里

徑易。國課宜克。便四。疏上。是者五六。疑者二三。而

主上獨曰。司空議是也。其遣給事一人。往視厥役。使

亟成之。四部吏人聽於司空。惟所調度。公由是有成

功矣。其洩淮也。建五墩之牐。壩高良之澗。開周橋之

隄濬金灣之渠。以達于湖。其分河也。滄黃壩之決。通

魚溝之瀆。會鮑王之口。下五港之陂。以入于海。作不

○鄭○端○簡○稱○徐○元○玉○之○治○張○秋○也○亦○然

踰期費不踰額。而陵塹運道。民居鹽筴。無不如始。晝

焉公乃北向稽首。秉玄圭以告。主上嘉悅。爲之舉

萬年之觴。璽書褒勞。進爵太子少保。錫之世延之賞。

徐兗吏士相與吟嘆鼓舞。而曰。偉哉公之績乎。兼利

而兩益。何其無遺策也。夫陵塹國之根本也。運道命

脉也。民居腹心也。鹽筴肪腴也。此可以利而彼不可

以少害彼。可以益而此不可以少損。敵能胥而成之。

而無所枘鑿于其間。此非有蓋世之才絕人之智。其

不亦

以。後。讓。論。

多。帶。信。生。氣。百。而。文。氣。道。上。他。人。

將能乎岱。畝生曰固也。公之所由底績。其不在是。夫

勢之輕重。才之短長。數之多寡。智之大小。皆有所極。

皆有所限。惟精誠之至。神天神地。無所不極。解在呂

梁丈夫之厲水矣。其言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

吾之出也。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于波流。而不敢用

私。故不必巧。而有道術也。彼才智之士。世豈少哉。其

○實。論。○

○

○

○

○

○

○

○

○

○

○

○

所謀慮經營。雖出于公。而不免有用私之心。巧。瘠。于

○此○是○

金。注。力。殫。于。墨。守。故。弗。全。也。惟。精。誠。之。至。知。國。之。有

利害而不知利害之在己。見事之有損益而不知益損之在人。故能定必然之畫。殲百折之鋒。兼利兩益而計出萬全也。天下尊大禹之功。日以爲神。若弗可企矣。及綜其實。亦唯克勤克儉。勞身焦思。非真有珥蛇乘龍。役鬼沉符之助也。用志不分。疑于神焉。爾矣。此公所爲。繼禹之緒。以有成功。而豈才智之所可盡哉。東省藩臬大夫。分司兗土。皆有事于河功。快覩盛美。將旅進爲公賀。聞之言也。以爲有當。書諸大帛。庸告典。謁備外史焉。

楊公治河不能如

徐武功王三原之精敏有聲而持重遜之故于公此文屢以不蓋出于才智爲言

賀中丞丘澤萬公征倭功成敘

征倭

屬國存下不在國家之救然救之是也謂屬國為

自歲于辰以來島夷秀吉憑怙其險惜為封豕雄虺

不足屏藩可以不救非也全元之事或遠取旬夏

荐食朝鮮之壤主臣播越請命于天詔遣文武大

吏盛徵師徒深入其阻倭徒再北不支陽為請款陰

以為無常因事何哉

濟厥師整居海壘騷不可去必得三韓之宇而甘心

焉廷議宿師有年請且寢罷上益赫然憑怒以是

蕞爾蝨蟻不亟殄遐予一以子萬國乃命御史中丞

萬公佐大司馬邢公出討賜之節斧以行公既受詔

馳渡沮水陳師王庭傳檄四路將吏各殫乃心力鋪

敵熊羆之旅，致國之大罰，敢或不共命，以干常刑。亦會倭渠秀吉伏天之誅，戎心方懈，望風而靡，乃使將軍一元，要其酋石曼扼諸泗川，使將軍貴躡其首，清正棲之島山，使將軍經躡其首行長，踣之栗林，使將軍璘呼餘皇而進，薄其水軍，躡之海上，殲焉樂浪。玄菟之間廓然夷清，復爲完國，其王若臣庶震服，感殊苦之也悅稽首稱萬歲，頌再造，恩上爲告廟，荐勲，御明堂受捷，以策書命公晉爵右副都御史，賜之御府之幣，世延其賞，客有乘輅而過，以告于子，子曰：偉哉中丞。



之伐。則信霍耀鴻龐丕劫未有之烈於鑠盛哉。鄙人  
伏在藪澤。竊聞島夷之難。星紀欲周矣。變緯筦樞之  
佐。所爲周章。衡決借前箸而躊躇。擁旄建旆之臣。所  
爲執掌騷屑。從白羽而四。慷慨憂天之士。所爲乾  
上頰而陳遊談喜事之儔。所爲敝舌吻而議皆是物  
也。聖上超然曠覽。毅然獨斷。盡格首鼠之謀。選于  
有衆。得公而任之。遂使蜂屯蛇引之徒。靡于岨夷之  
阻。鼯作鱉吞之衆。燼於海若之都。懸梟獍于藁街。築  
鯨鯢于狼望。此其殊尤絕迹。砰矜橫朗。繡青縷玉之

簡不能鋪錫鬯銘鍾之酬無以槩矣。客曰唯唯。子慕  
公功未覩其大也。夷之披猖而來豈爲濊貊高句驪  
彈丸土哉。朝鮮旣食必軼而入遼海。遼海旣踞必獠  
而入盧龍。則憂在左輔矣。爲左輔肩背勢不得無遼  
海爲遼海羽翻勢不得無朝鮮。是故功懸絕域利歸  
都輦。此其爲宗社之福與。于子俛而惟曰客言似矣。  
雖然徒大公功豈喻所以大哉。夫鴻均之播萬品肖  
翹靡遺非慮而施也。大親之咻孺嬰疴癢必應非利  
而仁也。王者之覆華夷除其疾苦遏其寇虐非有爲

而爲也。故曰大德不德，是以有德，而以統壹之盛，借唇齒于瑣尾之墟，以太上一恩，推便否于臣僕之國，非所以爲號矣。且自三代以降，撻伐四夷，代不絕書，如漢建元之定朝鮮，則納其地爲四郡，唐顯慶之平百濟，則納其地爲二府，莫不因窮蹙之威，遂并苟之計，惡有壇已墟之社城，旣覆之隍，取而不居，爲而不有。如今日之盛與，而猶以利害商之，何其狹也。且揆諸情勢，抑豈其然。國家際天極地，經緯萬里，吳越閩廣之郊，以海爲池，與魚服之民共之，倭從俘廓登陸。

計國家兵勢並能有此耶特爲廣夫之論耳

如出竇穴。誰則爲藩。而卒就殲夷。靡一遺育。卽遼左  
盧龍之塞。一堦垣爾。束胡鮮卑。鳴笳盈耳。旃裘匝地。  
又誰藩之。而自受縶縶。羈縻至今也。柰何山海無間  
之險。丸泥可塞。而一以屬國爲藩乎。彼其疾痛呼天。  
何音之擇。我弘宇小之宜。亦安得不借聲屏翰。以厲  
士心。其寔未必然也。物辭之役。不苦有功。而有所損。大以不假屏藩爲 聖上爲華夷共主。寵綏四方。

論

亦越箕封之國。世在懷保。比內諸侯。蠢茲島夷。敢爲  
蠶尾以螫我東服。傷鴻明之化。故不憚傾庾掃境。逐  
之鼎鬻之中。豈有較計哉。夫患切同舟。則胡越明其

一體闢關異室。則比鄰重於纓冠。此人情也。而于此施不報之恩。需無心之澤。起白骨而肉之。此涿鹿之征。讓其曄煜。而有苗之格。謝其鏗訇矣。故知今日出師之名義而後。上之威德益弘明。上之威德而後。公之勲庸益大。子何算其渺小。而捐夫赫赫者哉。客聞若言。惘然告遽。會漁陽諸道大夫來請謁賀之。辭因次所與客語以塞使命。

河防一覽敘

河防

潘以江陵。荐得假便宜。又事後盧于河上。實可嚴。河防一覽者何。官保印川潘公志河防之績也。潘公

自乙丑迄今奉

明四朝利學收得成也

三朝簡命從事河漕之間前後二

十七禩矣其功艱而鉅其畫詳而深其耳目之所狎精神之所寄若與水相忘者國家萬萬年大計在

焉志之以示後也兼漕而專言河者何防河所以治

漕也河者漕之藉也

若言性右則不惟漕且用爲

然則古之防河也避其害今之

漕者有之矣

防河也資其利乎曰唯唯否否漕之藉河禹貢以來

有之匪自今也禹畫九州冀爲都會河流碣石以入

於海兗浮濟深青浮汶濟徐浮淮泗揚浮江漢豫浮

於洛梁浮潛沔以入于渭雍浮積石至于龍門未有

不通于河者也。漢唐皆都關中。漢漕山東粟百萬。更  
砥柱之險以達于渭。唐漕江淮之粟。由汴入河。由河  
入洛以達于渭。亦未嘗不藉河也。獨今日哉。然則公  
之防河也。奚若。曰。二十七年之中。有大役于河者三。  
其功皆成于因。始而飛雲之決。則開南陽以往新渠。  
佐三役者。治河運同黃清也。  
二百里以避河之險。因而避之也。已而清口之役。則  
合河淮之流以趣於海。因而合之也。其後銅瓦之決。  
則隄大名上流以防其潰。因而隄之也。凡公之成功  
皆因也。而淮河之績爲最。卽萬世不能易焉。嗟夫。古

之聖人見轉蓬而爲車，視落葉而造舟，察列星而分四時，視月行而推晦朔，未有無所因者也。况夫四瀆之流，呼吸吐納，天地之性關焉者乎？禹能通九道，陂九澤，播九河，疏九川，東注之海，而不能使水西流，因其勢也。故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此之謂行所無事也。蓋自河淮議興而謀夫盈庭，或以爲當淪海口，不思海口之壅，河淮分也，則以爲當開故河，不知河淮之分，隄防潰也，是故高堰之隄成而淮不東，崔鎮之隄成而河不北，以河予淮，以淮予河，而以河。



淮。予。海。又。安。用。滄。海。口。而。又。安。用。復。故。河。爲。此。所。謂。因。也。因。者。水。之。道。也。漕。渠。之。要。在。河。淮。之。交。而。公。之。績。亦。以。此。爲。最。故。特。著。焉。後。之。防。河。者。第。因。公。之。成。勞。而。時。修。備。之。則。智。亦。大。矣。故。曰。志。之。以。示。後。也。

記

宣府巡撫大中丞新城王公生祠記

撫宣功績

新城款款以恩服遠夷疑其人長者不見鋒銳矣  
莊皇帝朝虜酋款塞迄今雲中上谷寢燧驛兵幾四  
及考其行事則胆界過人有武夫悍卒所不能及  
十年世皆知襄毅王公之畧而不知襄毅之後又有  
者德以行威威以彰惠信夫

二王公其一廣平王公其一則今所生祠新城王公

也。新城王公者，瑯琊之裔，閭閻甲於齊魯，大父灤川公在嘉靖間，以山西叅議分守口北，其後且四十年，爲萬曆己丑，而公以山西叅政分守口北，宣人大歡，乃其時鎮之將吏，久徃欵而嬉游，戎且生心，公至慨然曰：夫欵者，緩也。本以緩虜，乘間而飭武備，乃遂徃

新城主欵而生平以洽乃告此其意深遠矣

而忘戒心乎。則下令增亭障，簡營伍，將之智勇者異其秩，卒之驍健者異其稟，私馳騎而役卒者法，請託竿牘一切謝絕，行之無幾，一軍校吏凜然改觀，而會廣平公以中丞開府至，而與公相得驩也。凡所擘畫

悉從決策。公益發舒自任。遂驍突爲親兵。躬御臂韞。懸金教射。差其良苦。以行賞罰。得蹶張之士二百。與都護投射於郊。騶發輒中者。盡公部也。又念上谷故砂磧地。民鮮蓋藏。卒有緩急。粟價騰踴。士且脫巾而呼。當秋時。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借。得息金三萬兩。羨粟萬六千石。用以繕治兵甲。召補郵騎。塹西路而守之。延袤百里。以遏虜入。而先是襄毅王公之與虜款。獨俺酋以孽孫故回面內向。而老把都永邵卜諸大部直宣府邊。故利鹵不欲款。則屬俺酋。

要之。且啗以厚利。乃稍肯來。而歲恫喝要挾無已。時  
典市者。懼禍起肘腋。率濡忍聽之。以爲常。萬曆辛卯  
閱視科臣。始議裁市撫。歲無過二十三餘萬。計畫已  
定。乃無敢與虜言。公毅然以身往。適屆市期。大虜旣  
集。恫喝如故。公露冕肘刃。坐市臺上。呼前諸酋面諭。  
今有旨切責疆吏。毋滋爾橫索。我來更定約束。酋如  
奉命而盟。我則爲政。酋憤起。咄咄許。那顏安得是語。  
穹廬千帳。投韃與漢。喋平。可使退乎。公厲聲曰。酋衆  
何可詫也。虜中事。我盡知之。今市隧之傍。有鏹如雪。

有幣如雲聽我則皆爾故物不則我且閉關絕爾而  
以此募諸甌脫雜夷與爾爲難爾亦安得宴然何可  
詫衆也首聞色動則呼衆環公而請公故示不測喜  
則分食啖之怒則叱咤坐而控弦懸鵠二百武外應  
聲命中首驚服以爲神市去鎮二舍而遙公晨坐堂

○王○公○固○英○人○亦○捕○得○出○

○

皇暮挾二健兒疾馳平明又在市臺虜嘍暗語曰中  
國殆欲絕我不則何用如此人典關而日摩厲以須  
爲不亟唯唯漢物非我有矣遂從公盟計公在事十  
年所省司農水衡金已四十餘萬而往者虜馬入市

數蹄而與之直。公命駑直毋與駿均。小酋那戶兒堅不聽命。露刃以爭。公斥之關外。三日不內。卒蒲伏受令。遂爲成規。省亦不訾。公又決策收史車二夷。二夷者虜之別種。故深川公時所議撫也。世葆龍門塞下。力能角虜爲我間。虜畏惡之。欵成徙入內地。稍爲邊吏所侵。而史氏故與虜小酋安兔爲婚。兔乘其恚。誘之。遂挾車夷歸。虜相引而鈔寇邊。公與廣平公議。史酋老于兵。諸子皆驍勇。敢聞。今爲安兔用。邈無寧日矣。不制安兔。無以示威勇。不收史酋。莫能制安兔。乃

傳聞史酋有謀畧夜帝坐地俯蓋障圓仰視天象

因順義王之西徼議革其賞而令縛獻史酋以謝過  
俘至廷議欲懸藁街公計酋老矣殺之無益其壯子  
勁兵悉在塞北今日殺酋明日虜騎必厚集塞下且  
以史酋爲解折而入於虜此失策爲虜笑乃急白廣  
平公馳書政府請中旨從末減酋諸壯子乃大感  
爭拔帳來歸虜始恹悔而安兔數寇邊亦數敗諸降  
夷又時時鈔掠之窘甚無所出乃因虜王爲請願款  
塞如故時公已代廣平巡撫乃詰諭虜使令安兔悉  
歸所留史酋部落並送車夷乃許奏復市撫至今屬

夷馴服，邊藉爲用，制欵機權，實在於此。公旣開府，益務風厲，撫循壁壘，一新耕耘，蔽野所獎，拔戲下，往往自偏投累代，至上將軍，其有異懦，貪墨輒以惠文從事，無所假貸，而日以恩信畜虜，虜時從城下問大太師何在，能御，漣酪黃羊乎。相傳報以爲歡，而鎮人又津津頌公拒礦權事，以爲布德宣鎮，不在控虜下云。

帶叙得休

宣故有牧馬場，欵後無警，管卒稍墾其旁，課入當芻秣，諸將校亦各闢並塞閑田，以給私費，謂之養廉，權璫惑奸人言，皆欲籍入少府，而畿甸稅額共入萬金。



宣大居二焉。璫先趨大同。大同人曰。吾視宣府乃趨宣府。盛氣謂公云何。公正色曰。宣瘠鎮也。而鎮城爲諸路幟。聞貴人將重鎮於化居市肆。且罷罷而四方粟芻皆不至。環甲鳴鏑之徒。無所得食。將蜂起與貴人爲難。且柰何。它若張家口。全道諸處。稍有貿易。征亦不堪重也。貴人如調劑焉。毋魚肉吾軍民。吾則戒軍民毋敢撻貴人。今若收馬場。則有 高皇帝制書在。非守吏所敢循也。軍中自大將以下。皆食其故俸。諸椎牛犒士。一切供億。盡出養廉地中。而權以爲稅。

令此曹枵腹而持兵乎。且上睿聖不測，貴人卽工爲逢，有如以飽索受疑。又且柰何。璫無以難，竟聽公指揮，歲以四千餘額解矣。璫之采礦，則先鎔精鏐雜砂中，謬言其穴。砂一升可得銀如干，以令有司，必中程乃已。少忤，輒羅織被逮。公約部司及大將，皆遣一使偕往，各以砂至，而鎔而驗之，亦不得逞而去。以故礦權之使，驅攫虎搏，幾徧天下，而宣鎮獨不甚苦。以有公也。公由分守建節居鎮，十有三年，會播州初平，以威望廷推擢川貴督府去。蓋自欵後任上谷事，無

如公最久。先後所當亦無如公最難難者。則將吏之。以款狃也。大虜之以款挾也。持文墨議論者之欲以節縮見功也。重以屬夷外叛。敕使內紛。殆哉乎。衡石桴鼓之間。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倏忽失着。機局遂更。而公嶽立淵流。因機坐折。銷萌厭難。外威內和。卒使數十年來厚啖之虜。一旦取諸其懷。而定以畫一。使之類首郊關。如稟功令。又收史車之族。以制虜死命。款始不渝。夫非所謂安國全軍。算多而善善者乎。至如以備邊之暇。紉洋河石橋。長千尺而龐。廣並五軌。

利涉捍患以鎖鑰北門爲邊防要險具郭少宗伯記  
中大營萬全學宮建尊經閣藏書萬餘卷以興文教  
具葉宮庶記與公所自爲記中文事武備於是觀焉  
迹公英毅慷慨智畧輻輳而沉幾雅度不輒輕發發  
必中窾用能光昭灤川公之緒以勞定國而貽邊疆  
數十世之安有以也公去而五路之變告矣宜鎮人  
之益謳吟思慕願尸祝而無疆與祠在城南五里卽  
公所建廣濟橋北是舉也自大帥以至文武將吏諸  
生軍技不約而集旣落而驩然呼已又愀然思也卽

虜亦時時問大太師何時來開制府如廣平故事乎。

新拔之功可及也其意不可及也

守道張君副戎王君欲勒公蹟於石以壓塞中外爲後事師屬行作記行不佞扼腕世儒拘于見聞至不能彰明國家盛美而猥引漢宋陋規以擬今日疆事又輟材諷說之徒不觀今昔情形第見史車之屬散處龍門意不無勦江統緒論謬欲爲徒薪嗟乎邊事蓋難言哉自襄毅和戎後上谷得廣平及公益建無窮之利而公當事更久且處其難功在社稷寧獨邊氓之衛故不辭而論其大俾籌邊者攷鏡焉

甘肅開府少司馬侯公紀功碑

制置番虜

侯司馬有無形之功 功建貴之不爲言下公領  
夫人臣折衝杆難，樹絕世之勛，蓋有所甚難焉。方四

之不爲雙也

夷爲蠱賊而疆圉之吏，執轡以禦之，長短之形易見也。及其回首而內，剖符通關，中國不愛金繒之費，以休士民而贏詘之數，亦易摧也。惟彼之情，忽有不可知，而我之算，猝有不及用，則勞臣畢力而策士殫精矣。虜自先帝時交臂款關，歸命下吏，比聖天子威靈燁赫，益親附邊，保塞惟謹，而吉囊故部落居漢所取河南地，號爲套虜，而西與蕃夷接，又徑隴西

塞馳之西海以與瓦刺爲難至折北不支忿悞失圖

欲歸重于大酋乃創禮佛之議給之西遊酋久偃兵

勢不能無轉徙又慕仙佛欣然異遇之乃因邊吏以

請此亦不可知察朝廷策其無能爲聽以便宜往于是率二十四

長悉舉引弓之民並塞而西假道酒泉張掖之間將

吏惶愕莫知所出屬少司馬侯公鎮甘肅憤然任之

曰人臣職在封疆夫使先爲其易而誰當難者乃畫

方畧奏狀策其所從入部材官騎士分屯要害以見

武節而陰爲備吏具繒絮米蘖食物道上之召王將

以下畢勞賜而驅之虜勢蜂屯鳥舉前後絡繹公所  
布遣事有成算竟出境不聞有它 天子嘉其績下

書 勞寵賚優渥將吏咸受金爵矣虜之西也其設

變乃有數端初見則請開市甘肅入馬而受中國所

與番茶公策之以爲虜兵番○一○定○之○理○不可使合也 朝廷以

茶制番之命而以其柄予虜是驅番而附之也乃使

使謂虜北邊市費以十數萬甘肅餉萬金耳市亦無

爲於是虜謀折矣首先使一隊往嘗瓦 沒不出而

套虜猶日夜譬說必甘心乃已公又策之以爲虜與



皇明經世編

于文定集

制馭番虜

舌

平露堂

瓦刺不可使構也。瓦刺破則驕驕則我受兵。瓦刺勝

者乃乃知之時之勢之權之祖也

則憤憤則我受兵皆非得也。又使使謂虜今倍數險

越數千里而攻人控弦之士有一不備而歸得無如

鯨失水語未卒首色動謀又折矣首既不得逞無以

自解于諸胡又借媾土魯番以哈密爲地又懼哈密

之小梗則使使出玉關以中國要之公又以爲關門

所以限羌虜柰何示以扁鑄則露師哈密惕之謀又

前亦非有大志者

折矣。套虜倚酋爲重不欲使東首亦樂西海方且築

宮事佛無歸志公又以爲此非西邊利則委之鎖南

堅叅鎖南堅叅者。烏思藏法王子。酋所謂佛也。常稽首而事之。公計惟此能操其進退。乃佯嚮慕其言。風以朝廷威德。使自從其所。使酋乃決策東歸。上書謝邊吏去而謀又折矣。酋去而公又念以爲套。虜修怨之志。不可使畜也。畜則四方無一日。乃召其長切盡台吉以下。賜以綈繒比餘雜物。面尉借之虜感而拜謝去。不復以瓦刺爲言。而謀又折矣。是役也虜以四十萬衆。頓之門巷之間。事變翕忽。情勢晷昧。呼吸轉移。疾若迅雷。而公測深揣情。披卻導欵。卒使內

無隱謀。

大是難事。

形進退。

比者俱而示險。

即又不請內帑。

一失利矣。

一失利矣。

一失利矣。

金也。以較之。擗甲而鬪。與金帛媾虜者。其勞與功未

可以上下然。難易之勢。不亦相去遼絕已哉。往漢時

空天下之藏。置河西四郡。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又

西通月氏大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故至宣帝世

呼韓入獻。見北內侯王也。然郵支以一旅西走。擊城

郭而臣之。易于折挺。况其甚盛者哉。國家依漢故事

以西域爲屬國。關玉門而護之。而烏思藏。在巴蜀徼

外。北與羌接虜右。方或斗辟入其中。酋挾數策而西

假使詐中國之操柄。以役使番夷。西求瓦刺而并之。  
屬其地于青海。而南注之巴蜀徼。是朔方隴右。不相  
有也。以之乘利敗約。卽代雲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張  
掖酒泉間哉。賴天子聖神。持斷受成。一二鉅公。相  
與翼宣廟謨。而公以深識遠見。握籌制勝。一舉而絕  
虜之要。其爲萬世之詒。寧在戰與媾之間乎。諸將軍  
大夫。相與勒石紀功。以示來遠。乃次第其事。而系之  
辭曰。維天降祐。皇纘鴻烈。聲教覃敷。薄海有截。彼  
胡狙獷。上古不臻。仰流歸命。今爲外臣。天子聖明。

罔恬於逸。大簡卿臣。分蕃受戟。維丑之秋。首迺西徂。將獵青海。苞羗於胡。厥衆如雲。疾如風雨。騎而控弦。四十萬弩。天子曰嘻。時非我利。乃命司馬。女其予。

又。桓桓司馬。才畧天成。謀如淵默。斷乃霆聲。乃簡材官。朱鍔載路。虎螭其戈。衷而不露。乃數羶裘。以恩撫

韓文

輯。稽首屈膝。我飲我食。澌澌其群。垂耳累脅。一草一木。罔我敢折。虜使通辭。其譎萬端。公炳沉機。應如湧泉。虜衆荐居。厥患將遠。公蹴之東。如九走阪。虜歸於穴。羗宴於西。信信別種。亦莫敢師。彼隴之西。寢烽卧

鼓重關不鑰。公在門戶。天子曰嘻。曷酬爾庸。乃三  
錫命。秩以上公。帛分於筭。金出于府。煌煌大賚。光被  
西土。公拜稽首。臣其何力。維帝聖神。羣工効職。亦  
有帥臣。文武吏士。協忠宣力。以克有此。粵昔炎漢。爰  
叙西戎。蓋以制虜。折其右肱。今虜之支。絕羗而有。匪  
斷其要。曷善厥後。功有不顯。而利無隄。桓桓司馬。忱  
國之基。維邊吏士。公歌公舞。維諸大夫。來相告語。昔  
在南仲。往城於朔。大難克襄。頌聲乃作。况我司馬。武  
功赫然。旣勒諸鼎。不銘諸邊。迺篆貞珉。志之罔極。匪

文世雅古有昌黎門風

耀公功維以為式

考

太廟祧遷考

太廟祧遷

人主謀禮讓過其學而人臣從而附之往往請于  
嘉靖中年孝烈升祔奉祧仁廟萬曆改元穆

宗升祔奉祧宣廟皆非禮也大禮已成不敢追議  
定而世廟時諸公無一人能正之者一不學哉人

姑備稽舊典以俟議者考焉謹按我朝太廟本以  
明主可以理奪視前事傳經養有本有末何患不

同堂異室分別昭穆及世宗創建九廟奉太祖  
所一時因循使後人致愆以於卯冬致祀

為太廟成祖為世室而以仁宣英憲孝武六廟  
部復太廟合享以甲辰夏教禮部設同室異室之

為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九廟既災仍復

別與殿者殿之同堂異室之制而升祔

睿宗此後寢廟藏主則九

室南向前殿祫享則太祖南向成祖西向北上

七宗東西相向蓋雖左右分列無昭穆之名而昭穆

之倫世次固未少也及孝烈升祔本與武宗同

爲一世則仁宗一廟尚在三昭三穆之中而遽議

奉祧因此穆宗升祔又祧宣宗於是今日太廟

之中三昭三穆代數始不足矣禮曰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韋玄成鄭康成則謂周以后稷爲太

廟文武二廟百世不遷其下高曾祖禰親盡而毀則



文武不遷之廟。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七廟之制也。劉歆王肅。則以高曾祖禰並五世六世。無服之祖爲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文武世室。百世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中。此九廟之制也。今也九廟分建。旣以

成祖爲世室。不在昭穆之列。而同堂時禘。又以成祖北上。出于七宗。亦不在昭穆之列。則仁宣以下。猶當有三昭三穆可也。而遽祧仁宣。于是英

宗一世。憲宗一世。孝睿二廟一世。武世二廟一世。穆廟一世。是昭穆之數五也。與太祖而六

矣。豈七世觀德之義哉。禮曰：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

本此炳然何至精也

同。是昭穆之序。所以別父子。非以傳位爲世也。請言。

其義。古人之制。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及其祫於太廟。

則唯太祖之主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羣昭之。

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之入乎此者。

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蓋羣廟之列。左爲昭。右爲穆。

卽今太廟南向之位。太祫之位。北爲昭。南爲穆。卽今。

成廟與七宗。東西相向之位也。故文王稱穆考。則。

魯衛毛聃皆曰文之昭。武王稱昭考。則邦晉應韓皆。

曰武之穆。是昭穆者。父子之名也。非以傳位爲世也。如以傳位爲世。則兄或爲昭。弟或爲穆。子孫何以別。故曰祖有功。宗有德。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爲昭。子爲穆。萬世不刊之典也。兩漢以來。宗廟之制。固不相沿。然皆以同堂異室爲主。其昭穆之序。固未必盡如周禮。而其世數祧遷。則皆用昭穆之法。未有以兄弟相傳。分爲二世者也。晉武帝追尊七廟。則景皇文皇兄弟同爲一世。故當武帝之時。六代而七室。其後惠懷愍元兄弟四主同爲一世。故當成帝之時。七代而

十一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唐中宗睿宗同爲一世。故開元之時八世而九室。敬宗文宗武宗同爲一世。故開成之後九世而十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宋太祖太宗同位異坐。故當徽宗之時九世而十室。其後哲宗徽宗又同爲一世。欽宗高宗又同爲一世。故當寧宗之時九世而十二室。此不以兄弟爲世也。蓋同堂分廟制不必同。而父昭子穆則一定之序。未有以兄弟相傳卽爲二世者也。今自二祖之外廟雖七○所謂下升一世上祀二世也室其實五世。揆之七廟之制世數不足。而况云九乎。

然祧遷之失。始於祧。仁廟而改正之舉。在于復

宣廟。何也。在隆慶時。仁宗不當祧。在今日。則仁

宗當祧。而宣宗不當祧。以其在三昭三穆之內也。

孝之於睿。武之於世。二廟可也。以當二世非

也。以其昭穆同也。然則何如而可。曰。始以宣廟未

輕推相應

祧。設爲次。敘明之寢殿。藏主九室。南向。則太祖居

中。成祖以下。一代各居一室。孝睿二廟。同室異

坐。武世二廟。同室異坐。前殿祫享。則太祖南向。

成祖西享。北上。不在昭穆之列。宣宗西向爲昭。

英宗東向爲穆。憲宗西向爲昭。孝睿二廟東向爲穆。武世二廟西向爲昭。穆廟東向爲穆。如此則祖功宗德之祀。既有托而可久而父昭子穆之序。亦有條而不紊矣。或曰據鄭氏七廟之說文武世室在三昭三穆之中。則今之太廟七世也。成祖不在昭穆之數乎。曰鄭氏之說非也。蓋懸度一時之事。而未嘗深思耳。何也。文武二世室。可以在昭穆之中者。以其父子相繼。兩世不遷。故昭穆不紊。倫序如故也。設使文王以功德不遷。而武王以親盡迭毀。卽文武。

二室俱存而懸隔數世之後又誰與爲昭上乎。昭穆者父子之稱。非可隔數世而論也。劉歆曰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漢之不遷者五。宋之不遷者五。若俱列于昭穆則祖禰之廟亦有當禘者矣。故世室在昭穆之中者非也。世室旣不在昭穆之中。則三昭三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故當 仁宗未禘則 成祖固在昭穆之列。 仁宗旣禘則 成祖無與爲昭穆矣。無與爲昭穆而百世不遷則不得列于昭穆之外。 成祖旣列于昭穆之外則三昭三

穆之數何可闕其一也。或曰昭穆之制爲九廟而名

係續明堂

也。旣復同堂異室之祀則已不以昭穆名矣。柰何復以世論曰不然。古禮昭穆之名正爲同堂異室而有也。何者。方其主藏羣廟皆南向。主皆東向。各全其尊。不相凌越固也。惟至祫享太廟則太祖之主東

向自如。而羣廟之主列於北者。取其向明而謂之昭。列于南者。取其向幽而謂之穆。此正昭穆之所由名也。柰何謂同堂異室無昭穆之名乎。漢晉唐宋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而室有加盈代無減少。蓋以一



世爲一代而不以一帝爲一代正是父昭子穆之分耳。三代之制或七或九皆據漢儒臆度未有定論。但今治法後王禮沿習見漢晉唐宋旣皆以九世爲數。今安得降而爲七。旣皆以父子爲昭穆。今安得以兄弟爲二世。而使代數不備乎。或曰宗廟之議嘉靖中如聚訟矣。世宗制禮作樂講求備至當時禮官何以不言。曰不然。彼時議禮之臣皆有所迎合回護未嘗盡以禮經奏也。宗伯夏公本以同堂異室爲主。及官允廖公請建九廟。上合聖心。禮官訕而從之。非

得已也。九廟旣災，遂復同堂異室之制，而昭穆之廟名廢矣。要之二公之意，固皆出于傳會，而其或分或合，亦莫不各有考據。唯至升祔之禮，直祧仁宗，則

非二公之意也。且世宗初祔，孝烈嘗欲奉祧

仁宗，及閣臣有陰不可當陽位之言，乃藏主干。慈

此亦介溪以衍行正不可沒其善也

孝獻皇后之側，以明祔姑之議，惟裕享殿座，則設于西向之第五位耳。蓋彼時雖議祧仁宗而孝烈實未嘗當一世是世宗之心亦尚有不妥也。及至

祔在辛丑亥之冬

庚戌升祔，則宗伯徐公以嚴旨譙責，不敢執奏，遂奉

成命而行。然至升祔。世宗之時。仁宗卽祧。猶及  
改正。而議禮之臣。漫不加省。徐公在位。又不肯遂改。  
前說。而人亦不覺其非矣。可不惜與。或曰同堂異室。  
又以昭穆爲世。則祧遷之法何如。曰古之祧法。不可  
的考。第二云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蓋祔昭則羣昭皆動。  
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爲其各爲一  
廟。而不相凌越。且羣昭羣穆之裔。助祭于廟。各從其  
世爲列。故祔必以班也。至于同堂異室。則以昭穆代  
父子之名。而非以昭穆爲一定之位。如守祔各以班。

之禮。則孫居祖位。反爲左一。父居本位。反爲右一。於  
倫叙何如。故必行遞遷之法。如奉祧 仁宗則 宣  
左而 英右。奉祧 宣宗則 英左而 憲右。前殿  
祫享相向之座也。奉祧 仁宗則 成左而 宣右。  
奉祧 宣宗則 成左而 英右。寢殿藏主南向之  
座也。是則今日已行之規。自可相沿。何必更論。總之  
九世七世之說。固不必同。然必皆以代爲數。而不以  
帝爲數。則萬世不可易者。故以爲 仁宣之廟。在嘉  
靖萬曆之初。皆不當祧祧之。非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

徐乎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夏允彝瑗公

周立勳勒卣參閱

馮北海文集

疏

馮琦

爲災異疊見時事可虞懇乞聖明謹天戒憫人

窮以保萬世治安疏

諫止  
礦稅

臣等竊見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於午又聞狄道山

崩成坑更於平地湧出大小山五座太陰經天太白

公在

禮

守具

疏

同

災

異

者

數篇

大

抵

皆言

從

礦

事也

詳

宛

切

譯

無

過

此

篇

及

晝見相近相犯已爲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

一篇故存其二

則自開闢以來惟唐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也臣等

欲有陳說懼涉煩瀆願身爲九列同國休戚安見災

變若此而恬不動心心知其危而不以告君父者竊

聞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

天示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

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殷實之戶比二十年

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兵自礦使出而百

姓之苦更甚于兵，稅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畿輔近地，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盜聞，臣等以爲此非細故也。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派，德意甚盛，第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隨奸徒，動以千百。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困商，皇上欲愛民而彼專欲害民，皇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皇上責以不許騷擾而騷擾愈甚。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心，必先瘠民方能肥己。蓋近日有神奸二種。

其一專務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

之。其一專務剝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營運。但奪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更被傾害。誣以漏報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小。怨歸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不怨而窮。民心猶固。今以刺骨之窮。



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易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警。誰心爲可保者。夫噀拜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爲兵。用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于何取兵。于何取餉乎。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里巷歌謠。令一一具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睹。天心仁愛。明示咎徵。誠欲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修省之

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搜括之奏又見允行卽如何其  
賢欲徧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  
所謂無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征求  
太急正項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  
一下急如星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亦將指無銀爲  
有銀必將正項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  
庫藏旣空閭閻旣敝有司一有爭執輒謂阻撓身且  
不保何有于官官且不安何有于民竊謂天下之財  
宜散置天下譬如一身營衛當流布一身若盡括肢

體之血。置之心腹之間。四肢既已空虛。心腹亦將脹滿。又如仇世亨奏徐彙掘墳一節。事之有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理。即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覈勘虛實。分別首從。先正其掘墳之罪。而後以掘墓之財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先沒入資財者也。片紙朝入。嚴旨夕傳。卽有深冤。誰敢辨理。不但破此等諸族。又將板及多人。但有株連。立見夷滅。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奸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

不效尤。何地不可爲金穴。何人不可爲撲滿。已同告  
繆之令。又開告密之端。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  
君恩之奏。又得旨矣。五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金銀。  
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  
足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  
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  
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下民  
可憐。亟與廷臣共圖修弭。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小  
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

青史之編，貽累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九廟之神靈，所恃者九重之英斷耳。

爲開誠布公，明立規格，以絕私竇，以清銓政疏。

遷官  
條格

竊惟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用天下才，宜以天下之心爲心。其道當公平正直，而一毫私曲不與焉。其事當光明洞達，而一毫隱伏不與焉。夫手揣斤兩，不如用秤。意量長短，不如用尺。條例者固用人之秤尺也。然使持權量于闇沕之處，出而號于人曰：輕重幾何。

長短幾何。衆勿信也。惟與人同秤共量。共聞共見。則  
長短輕重了然矣。夫官者畏途也。名者爭器也。而主  
爵者又天下之疑竇。怨府也。率天下之人。行畏途。用  
爭器。而自處于疑竇。怨府。天下之事。其何能濟。故莫  
若持平心。設定格。自處于洞無可疑之地。而後可以  
持天下之衡。天下仕者。大半欲求進者也。未得常見  
○宜○之○亦○情○其榮已得。但言其苦。在人彌見其速。在己惟見其遲。  
○此○乃○仕○  
官本有限。而意且無涯。缺常久。虛而人多。需求次。躁競  
因是而生。營求因是而廣。中間亦真。有地不相宜。事

偶相左。情有可憫。病有難支。誰則無情。似當相體。然  
揆之于公。尚自非公。况于假事以求轉官。飾情以求  
離任。一或相徇。後借爲詞。有援者即可轉移。無力者  
將誰告語。且未轉不勝其期望。將轉不勝其責望。既  
轉不勝其歛望。而皆于選司乎取之。衆望難酬。衆怨  
難任。委曲者既不能以定法自持。于已執持者又不  
能以隱衷盡暴于人。兼以年來事例雖止。論僚間有  
資深而又滯。事急而需才。不得不稍有通融。人未詳  
其故。而但據其遲速之跡。安得不疑議。此皆始于無

畫一之法故也。臣等切見天下之事。惟常事最多。天下之人。惟中人最多。故臣等就中人常事。設爲定格。

一以實俸爲主。每于月朔。卽將一月之內。應陞人員。

可以杜格爭一。可以轉才實。

此所謂實格選也。

取其俸最深者。開名呈堂。揭書于壁。京官除京堂陞轉。視缺之有無。及科道應轉京堂。與年例外轉者。照舊另題外。其自部寺以至國子監各屬。凡係正途出身者。應轉叅政副使叅議僉事知府郎中員外等官。各以歷俸應陞何秩。卽先列名于下。以俟有缺挨次題請。外官除下僚冗秩劣轉優轉者。照舊于大選之



前總疏類題外，其係日行單本陞用者，自兩司以至  
運同府佐州縣正官，就各資之中，取其歷俸最深者，  
亦先列名以候。遇缺挨次題請住俸及各緣事停陞，  
悉明註于下。如遇地方緊急，軍務控餽，理須異才，難  
拘常調，或有資閱太深，言行無玷，念其淹滯，合與量  
遷，亦悉明註于下，皆與天下共聞見之。如一月陞轉  
不盡者，卽以冠于下次之首，其有地分遠近，才分煩  
簡，轉分優劣，則臣等細查薦獎考語，劑量參酌，總不  
出此數人之內，譬之種麥得麥，種菽得菽，時至則皆

熟矣其熟則同其爲菽麥則異因材而篤造化何心  
其有俸未及而輒生覬覦及已登名而私求美轉者  
卽行劣處仍註于名下亦與天下共聞見之盡涸藩  
籬洞開門闥毫無私曲毫無隱伏遲速在俸不在吏  
部進退在格不在吏部吏部卽欲私厚一人不可得  
各官卽欲私越一人亦不可得躁競自消營求自息  
使天下之士盡杜其躁競營求之心退而修實政積  
實俸以待遷其于世道亦自有補說者以爲條格一  
設賢愚同滯臣切以爲不然宋英宗欲驟用蘇軾知

制誥韓琦以爲不可。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德矣。夫俸之及期，如果之就熟，越次而用，此取之生摘者也。循序而轉，此俟其自落者也。相隔幾何，而生與熟則有別矣。且屈高明以就常格，正以老其才，大其用，愛之以德，不爲屈抑也。大凡天下無全得而無失之議，亦無全利而無害之法。顧當擇其得多失少，利多害少者爲之。然亦有後之流弊，非始議所及者。卽當補苴調劑以成其是，無以小不便而遽盡更之。立法如設繩墨，誤以尺寸，則差以尋丈。守法如守隄防。

決以一穴。則潰以千里。臣等謹以入告于陛下。亦望士大夫悉存此懷。相與共守之。伏乞聖明裁定。勅下臣部。永遠遵守施行。

為災旱異常。備陳民間疾苦。懇乞聖明亟圖拯

救。以收人心。以答天戒。疏

諫止  
齋檢

臣等伏見自去年六月不雨。至于今日。三輔嗷嗷。民不聊生。草茅既盡。剝及樹皮。夜竊成羣。兼以晝劫。道殣相望。村突無烟。據巡撫汪應蛟揭稱。坐而待賑者十八萬人。過此以往。夏麥已枯。秋種未布。舊穀漸沒。

新穀無收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京師百萬生靈所聚前居民富實商賈輻輳邇來消乏于派買攘奪于催徵行旅艱難水陸斷絕以致百物湧貴市井蕭條且庫銀不滿數千倉糧不支二歲各邊軍餉尚多未發萬一河漕有梗歲解不來京師景象當復何似建中之亂寧不寒心齊諺有之不憂年儉但憂連儉數年以來災儼薦至秦晉先被之民食土矣河洛繼之民食雁糞矣齊魯繼之吳越荆楚又繼之三輔又繼之老弱填委

溝壑壯者展轉就食東西顧而不知所往夫堯之九年水非盡郡國而災也湯之七年旱非盡川澤而涸也○治○前○事○大○有○意○○也○彼○溢○此○竭○東○穰○西○歉○相○尋○不○已○而○至○于○九○年○七○年○耳○以○今○方○之○不○已○過○哉○加○以○頻○值○四○夷○之○警○連○興○傾○國○之○師○車○鄰○馬○蕭○行○齋○居○送○按○丁○增○調○踐○畝○加○租○試○取○此○時○租○賦○之○額○比○之○二○十○年○以○前○不○啻○倍○矣○瘡○痍○未○起○呻○吟○未○息○而○礦○稅○之○議○已○興○貂○璫○之○使○已○出○不○論○地○有○與○無○有○包○礦○包○稅○之○苦○不○論○民○願○與○否○有○派○礦○派○稅○之○苦○指○其○屋○而○挾○之○曰○彼○有○礦○則○家○立○破○矣○

指其貨而嚇之曰。彼漏稅則橐立傾矣。以無可稽查之數。用無所顧畏之人行。無天理無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爲率。入于內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參隨者三。指騙於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應。歲時之餽遺。驛遞之騷擾。與夫不才官吏。指以爲市者。皆不與焉。陛下但知利源易開。中貴易信。豈知彼在外。剝害小民。至於如此。亦豈知今日苦礦苦稅之民。卽是前日被災被兵之民。重累疊困。咨嗟愁怨。至于如此。臣固知陛下之必不忍也。語曰。財與命相連。每

歲大辟以爭數錢相殺傷者不可勝計。父取子財，則怨者十三。祖取孫財，則怨者十七。若父祖取子孫之財，以與強奴悍婢，則怨者十人而十矣。人君之於民，豈但祖孫父子之隔，而中使與叅隨，豈但強奴悍婢之害已哉。自古天下之亂階，皆始于民心之離。邊離而後有怨咨，怨而後有憤恨，憤恨而後有流言。流言不已而鼓譟，鼓譟不已而反叛。今之民但未反耳。于前數者已無所不有矣。陛下亦可以省而杜其漸矣。卽如湖廣一省，激變已四五次，而獨近日武昌爲



甚。陛下試思無知小民何苦而變，誰非性命，誰無身家，惟其剝削之極，無可控告，變亦死，不變亦死耳。求與見害之人，比肩接踵而死，死且不恨，夫人情不必死，始畏死耳。人知必死，復何所畏？人不畏死，法安可加？故使奸民害良民，大亂之道也。激良民爲亂民，以殺奸民亦大亂之道也。從古事端初起，人主皆謂必無及其禍亂已成，欲救又苦無及。史冊所載，剝民之代，寧有無後患者乎？行之急則禍亦急，行之稍緩則禍亦稍緩。急者旣唱，緩者必和之。夫漢之敗也在

民窮窮則爲盜矣。唐之衰也在官窮盜起而無以應之。今閭閻空矣。山澤空矣。郡縣空矣。部帑空矣。國之空虛如秋禾之脉液將乾。遇風則速落。民之窮困如衰人之血氣已竭。遇病則難支。以如此事勢。而值大旱爲災。賑濟無策。河流梗塞。邊餉匱乏。是豈可不爲長慮哉。民既窮矣。既怨矣。亦有窮極怨極而不思亂者否。不能保其不亂。而各地方又搜括已盡。亦有以應此亂者否。竭天下礦稅之額。大略百萬。有如一方向警。如寧夏播州之役。不知所費止此百萬否。天下

貢稅正額四百餘萬。有如一方有警。各處效尤。征之  
不。前。運。之。無。路。此。四。百。萬。者。皆。能。依。期。至。否。平。日。惟  
恐。天。下。之。財。不。盡。歸。內。帑。如。遇。有。事。不。知。內。帑。之。財  
亦。發。以。應。天。下。之。急。否。平。居。無。事。奪。民。數。錢。已。失。其  
心。如。遇。有。事。與。民。數。錢。不。知。能。卽。得。其。心。否。臣。等。切  
觀。皇。上。作。用。譬。如。神。龍。能。作。能。止。能。操。能。縱。自

皇。上。起。之。亦。自。皇。上。止。之。布。德。音。撤。中。使。收。人。心  
回。天。變。止。在。半。紙。詔。書。耳。臣。伏。讀。皇。上。憂。旱。之。旨  
勤。勤。懇。懇。不。減。周。宣。雲。漢。之。什。因。思。宋。神。宗。時。罷。新

法而雨。漢明帝時釋繫囚而雨。總之應天以實耳。近日鎮撫司監繫官犯及生儒大半因陳奉誣奏。今奉之罪狀既已明白。則諸臣情節有可矜原。酷旱炎蒸。沉淪黑獄。聖明在上。寧無惻然。若見監者發刑部問理。被逮者聽撫按結奏。則肺石可以無冤。南冠可以無泣。而就諸臣之中。惟馮應京爲楚人所憐。應京實有愛民之心。愛民之政。名受香火于彼。而身嬰縲紲于此。遠近傷之。皇上重處此一人。無加于法。而天下皆以應京爲冤。輕處此一人。無損于法。而天下皆

以朝廷爲是惟 皇上執兩端而裁決之臣等不勝  
激切待命之至

爲懇舉禋祀惇重典以光聖孝以慰羣情疏

禋祀  
建文

看得通政司通政使沈子木所奏懇舉禋祀惇重典  
以光聖孝以慰羣情事一節臣等爲照建文以 高  
皇帝之孫懿文太子之子嗣位五載系明統順易世  
之後禋祀杳然蓋由當時諸臣徒見建文遜國之迹  
文皇皇帝立於此是得大休  
而未能推體 成祖文皇帝之本心也臣嘗考求其

故建文命將北征。輒戒曰：毋使朕負殺叔父名。此一  
念也。天地鬼神鑒之。成祖亦信之。故當金川不守。  
宮中變起之後。爲發哀致祭。治喪葬如儀。倉卒時。猶  
喪葬以禮矣。而忍殄滅其歲時之祀乎。練子寧以不  
屈受誅。他日又曰：使子寧而在。朕固當用之。有罪之  
臣。猶將錄用矣。而忍不祀其無罪之主乎。成祖卽  
位之數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晚年又劄諭禮  
部。盡赦諸死義家。使是時有乘間以建文祀典請者。  
當亦首肯舉行。不至今日矣。蓋建文諸臣謀削親王。

之權。以激北師之怒。而在建文則嘗有保全亦成祖

之盛心。靖難諸臣欲甚建文之罪。以彰南伐之功。而

在成祖則未有顯斥建文之明旨。彼時典禮既失

秦聞以後相沿。遂成忌諱。不知天下高皇帝之天

下也。正朔高皇帝之正朔也。本自一家。原非兩敵

代。邸天授少帝何尤。豈可使禮樂明備之世。有未祀

之懿親。亦豈忍此五世臨御之君。無一綫之血食。此

時尚謂缺典。後世其謂之何。通政使沈子木所陳。深

識大體。臣請于懿文太子廟側。別立一廟。四時致祭。

皇明經世編

卷之一

古

平露堂  
三十八

庶高皇帝在天之靈可安而成祖盛德益光本  
心益明其益于聖孝大矣惟皇上斷以必行天下  
瞻仰在此一舉

書

荅太倉王相公

相體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講僚得  
給驛賜金幣已爲異數至于屢詔旨定期程前此未  
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  
干常事有世誼又持公所雅望故言之委與平暢  
雙韻若夫連篇盈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



近世贈言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

可以五抄法  
事不悉錄也予比一收以存梗概耳

談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苦悲歡夢覺之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片詞相別夫乃以我爲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

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卽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爲勸解之詞，則易爲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于高熲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于上而決策于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爲。又激成宮闈騎虎之勢，而使不得不爲。其爲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爲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

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卽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爲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况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爲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爲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

卽一筆佳。全體似。卽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敢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爲老師略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于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爲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爲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議。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

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爲異根。異爲同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蘆也。譬之藥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反以爲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

相與語是非耳。何仇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卽爲火病。病已。則復爲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其本。以服之。天下私耶。惟公以服之。天下僞耶。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切觀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燭如日月。文章氣節。神識力。

量天下推以爲赤幟，而比途見疑于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訓詁，卽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旣傳聲，彼又躡影，聲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但不形于章奏，亦願致慎于口吻。夫事待言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

慎言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功。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虎可銷。抑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卽漸無事矣。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隙不開。卽前嫌漸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荅。以爲波瀾。若無波瀾。勢將自止。夫相



猶的也。射名者趨焉。射利者趨焉。相猶舟也。順風者乘焉。逆風者乘焉。言法便者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我者也。何也。言便者以附我爲利。言不便者以抗我爲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衆所以爲勝。而用獨所以爲不敗。郤克破齊。王翦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出入萬衆。單鎗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獨之久勢必得衆。我在

此法乃問後中陰人作

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夫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離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况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旣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

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卽不知。  
○公○之○此○言○乃○鑒○于○事○後  
大權將安歸乎。自古基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  
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下凜凜懼以身試  
斧鉞。而以其家爲撲滿。故猶惕而未卽逞。至于後世。  
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爲禍始大。此如人之有  
痞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鍼石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  
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  
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  
屋而歡。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虎。未成如兔。搏

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手一矢臂一鶻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幾如搏虎。建旂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以當一矢一鶻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蹈籍士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者。一言卽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旣以同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爲。一爲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

審圖之

荅邢崑田 備虜

臺下起自田間，受兵戎之寄，三鎮事皆筦于制府，制府所爲參籌策，佐戎昭者，惟陽和憲使，名雖憲使，實不減一中丞，行且拜真中丞矣，不佞不敢以世講至戚，私有彈冠之慶，慶國家得鎖鑰之臣耳，今甘肅洮隴之間，蕭然苦虜矣，邊臣上疏請戰，以示武于衆，廷臣紛然建議，欲興問罪之師，以不練之將，御不教之卒，持枵腹操鈍械，用百戰百不勝之術，以與虜爭一

且之命。此皆足不涉邊地。而欲空喝高步。以自矜厲者也。當議貢市時。以爲得三五年無事。我可以有備。今已二十年矣。所爲備者安在。假令河西諸鎮。有備可恃。有威可振。虜宜不敢桀驁至此。卽桀驁亦或有以制之。而今直爲此凜凜也。河西恐終未能絕虜。卽河西絕。宜大貢市。未宜與虜隙也。匹夫之間。旁解者亦且剛且柔。以爲權。豈有以一枝之變。遽聲各部落之罪。以一鎮之急。遽罷各邊鎮之貢者哉。大抵今日之事。不可有必戰之事。不可無必戰之心。要在緩廢。

之而急修備，令異日足爲捍蔽耳。宜大幸無事，然惟無事，乃可爲備。若有事，則用之，非備之矣。今之任事，旣非始議之人，後之當難，又非今任事之人。日復一日，天下事誰當任者？門下官河西久，今又執憲塞上，諸虜情形，九邊緩急，知有必然之畫，其雖書生，願一聞之以壯心魄耳。

荅邢崑田

勦勦

伏承翰劄，具悉行師次第，真如聚米而談，虜在目中矣。大略今日之事，兩言而決耳。前殺土人，宜用土官

法。後殺漢人。當用漢法。前日招之來。則來。責以勦。則勦。有何逆謀。遽至議勦。及至抗拒王師。殺人數百。乃欲臨勦一勦。苟且了事。彼弱則誅。彼強則宥。罪小則誅。罪大則宥。不但土夷羊犬。益增驕悍。亦恐草澤英雄。以此窺人。此則紀綱爲重。勞費皆勿論矣。勦勦原是兩事。然非勦不足。決勦之機。非勦不足。完勦之局。彼坐恃險阻。未必死。出勦卽恐誘執而死。守則生。勦則死。何苦而就死。若見我有必勦之形。彼有必敗之勢。形勢已見。支黨相疑。出勦卽禍輕。待勦卽禍重。開



以大信，理可受降，所謂以勦決勦之機者也。崎嶇難  
以驟攻，久持亦苦難繼，近時馭夷者，以戰始，以款終，  
討賊者以勦始，以撫終，多由事勢不得不爾。彼既知  
非勦不足以退師，我亦謂非勦不足以存體，如文成  
之處，蘇受受其生降，薄示處分，受降以順土官之情，  
薄處以明中國之法，所謂以勦完勦之局者也。惟號  
令肅則其氣奪，處置當則其心服，震以雷霆之威，諭  
以丹青之信，土司自當效用，黨與自當離心，殺馮愔  
者卽黃防，誅劉稹者卽郭誼，曾不出勦內變作矣。決

機忌遲用間忌早自古遊說離間二法皆借外之兵

○時○上○官○為○然○兵○要○火○快○此

勢為之兵力大集成敗已形我外勢強彼內勢急然

後說之可下間之可離自守之虜道里險遠正須以

久制之立意在久乃可以速若求速則有利鈍成敗

不萬全矣伐謀為上浪戰為下此當先說明直以身

任破賊則朝廷之上議論自省往時經略諸公所以

多議者正恐金城方略未明悉耳設兩贊畫未為失

策可以合而共謀可以分而集事可以督察地方官

為耳目地方官不相宜者可即以其人奏代之安見

其非計而言者指爲敝規乎。大疏入京，士夫見諭賊之檄，皆以爲必可成功，不佞第執簡以書勘定之烈耳。

荅王懷棘中丞

款虜

今邊事脊脊動矣。士大夫抵掌談者，未有不言罷款者也。而愚以爲罷關中四鎮易，罷宣大兩鎮難，罷雲中易，罷上谷難。彼名王直上谷塞者，原未有隙，何名而罷之。然陝右之款罷，卽宣大亦終不可久。彼將款于東而掠于西，我以金繒東撫虜，而以甲兵西修戰。

是虜再得而我再費也。且以理言。則前歲當罷。今歲不宜罷。以勢言。則異日當罷。今日不宜罷。以彼前歲之橫也。我閉關而絕之。其義正。其氣奮。今既用經略以好語約之東歸。彼業已奉約。我却罷款而循師。如兩人相爭。力不敵。則求其少息。彼既已坐。我却攘臂而起。則曲直安在乎。賄虜之禍。緩而深。激虜之禍。大而速。若不賄不激。緩廢之而急修備。卒乘輯睦。將吏漢書曰。昔古欲虜。為害其後。必考有變。然則。義之一後。競勸。以任隙之自起。而俟機之可乘。則尚以待異日。而目前未可輕動也。今天下所患者。武夫言款。文士

言戰當事言款旁觀言戰近虜則言款遠虜則言戰  
大略令其言成一議論齒牙間得利而已虜來則無  
以戰去則又忘戰急則且以款縻之緩則以款自縻  
丈視師塞上經行數鎮人情邊事略可視已其赤心  
爲國家計久遠者幾何哉天子憫然西顧特簡丈  
而畀之節鉞我同年中開府自丈始夫才可有爲志  
欲必爲而無粉飾脂韋態者第所見惟丈耳曆注宜  
安靜規畫宜長久我爲之而我必收其效卽我不收  
其效而以遺後之人卒亦與我何異也督撫或三歲

而遷近者二歲耳。以二三年而肯爲國家千百年計。非丈吾無所望之矣。勉樹勛猷。以光同志。諸離索寒暄之語。固不足爲丈道也。

與王對滄少司馬

計處  
李賊

昨見制府疏請招安叛賊。不勝驚異。叛賊之惡極矣。遣將徵兵。聲罪致討。未有寸效。已議招安。損威廢法。而隳紀綱。未有如此之甚者也。九邊之亂。從此起。無復憚矣。且往年大同所以用招安者。蓋未有首惡之名。未有僭稱官爵。未敢公然謀反逆。故尚可撫諭而

定耳。今賊勢既有顯不可赦之罪。又有的不可掩之跡。即使招安。豈有容身之理。且我鋒已頓。賊勢未減。何急何畏。而請招安。且賊果急果畏。則束身歸虜。盡劫城中貨以媚虜耳。豈肯安然于延尉望山頭耶。不敗而稱急。無約而請降。賊之狡計。殆欲驕我而乘我不意。或緩我以待秋期耳。朝廷原無招安之意。事勢必無招安之理。而制府輕上此奏。其中必自有說。觀所謂久聚不散。難于明言者。則其意可知矣。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安居無事時有譟讟。危苦在前。能

無反側守壘有不計之餉攻城無可圖之功此必其  
已有怨咨之言漸露驕橫之跡故制府欲乘機退師  
借招安爲名耳今日之計增餉急于益兵野戰愈于  
攻城撫將變之軍急于破已叛之賊若招安之請斷  
難從也惟門下留意深諄之

荅呂新吾方伯

行省

不奉翰劄三年于茲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  
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  
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



夫皆望門下卽拜中丞而不佞切以爲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內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卽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略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卽今之經略。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爲重。久之亦爲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煩。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

相仗相委。視蔭玩日。其原皆出于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于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關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內。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

寄山陰王相公

防海

警驛日傳。海氛甚惡。鯨鯢扇浪。燕雀偷安。徒有憂天。

未能避地。今之議者，徒恃登萊之水兵，夫以二千七  
百里之海岸，而以七千兵守之，三人一里，可恃爲長  
城否。敵郡東控大海，西阻羣山，三面皆險，而獨正北  
一面與中原爭衡。天下有三大勢，自西來則先得般  
函者重，自北來則先得山後州郡者重，自東來則先  
扼敵郡諸山者重。彼如有間諜，有知略，則此地爲異  
日所必爭，而我今日所必備者也。敵郡與登萊猶臨  
鞏之視甘肅，夫虜豈必經甘肅始犯臨鞏哉。從日照  
樂安渡海登岸，兩日至城下矣。而晏然亡戰守之備。

隋海道者所宜

居是邦者、安能無凜凜也。

荅葉龍潭制府

東省防倭

禦倭之議、積日而無一成、臺下數言、洞其情形、如指

北言東省防倭事

諸掌、夫邊事壞之二十餘年、而欲收之一旦、業已有

已具大畧、其詳在塊、亦總督收議中

成功矣、倭發之一旦、而臺下熟計之二十餘年、用臺

下囊底餘策、足以收廓清之效、而臺下無能多其身

以分東顧憂、蓋不倭之策在采芑之末章矣、薄伐玁

狁、蠻荆來威、是功成于西、而威伸于東也、杞人過計、

切謂海氛之起也、不憂其張、而憂其伏、不憂其急、而

憂其緩，不憂其近，而憂其遠。何者？近有備，遠無備也。

今天下所恃，南則水兵，北則邊兵。若淮揚齊魯，見既

今之北，皆青州也。

無水兵，又無邊兵，卒而出不意，得海上一二城爲根本，彼據之如彼之據平壤，而我攻之如我之攻寧夏。南北之兵，既不能盡撤，以來，既撤以來，彼爲主而我爲客，彼遊食自如，我處處城守，南北隔絕，則天下大擾矣。今有人于此，上有手，下有足，未事而上下恒擾，營救或從旁而擊其腰腎之間，則立中要害矣。出師遠討，自是必然之策，非救高麗爭高麗也。我出師則

高麗爲我用不出師則折而入于倭必爲倭用第師之出也蓋有三策攻城則必敗野戰則勝負未可知

計莫如連營稍前固壘而守與之相持以不戰屈之

蓋我之出師當如漢人保西域以制匈奴而我之決

策當如楚漢相距于滎陽成臯以待其斃我第與倭

無勝無負高麗必爲我不爲彼未破者必自堅而已

破者必生變然後我可以全力制之彼以孤軍久駐

處處爲敵勢將自走據目前事勢如此若夫臨事多

變頃刻異形則未敢踰度懸料耳

荅邢崑田 開礦

承諭知諸夷帖帖奉約束蓋由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伐其謀耳三雲重地方將厲兵坐甲以待驕虜而三  
月無糧三軍枵腹兼之宗祿不給儲待空虛門下慮  
在蕭牆誠是也 國家給邊無慮數十萬一旦空缺

至此而說者爭言開礦以濟困乏即如五臺歲議礦  
○所引得者少○昔者賢者論之○矣○  
稅一千二百金此何濟于緩急而舉數百里關山使  
奸人聚黨發掘其間遠近聞之釋南畝而營利窟非  
完計也利大則必爭黨聚則易亂異日者大奸據之

貪吏激之。朝廷聞而厚求之。中貴人慕而求使焉。恐  
今之利源。乃爲禍始耳。自古未聞開礦富國者。若使  
可行。何待今日。河南嵩縣開而復止。豈無故也。此由  
南人嗜利不睹害。而北人輕聽之。聽其利而不能不  
虞害。則以委之邊臣。異日有害。則邊臣任之耳。夫足  
用者。開利孔。不如塞弊竇。願門下熟計之。

荅王兵憲

東省  
備禦

海氛傳警。震于其鄰。老公祖拮据劬勩。遠紆籌策。蒐  
卒補乘。精采一新。此天以東人潤臺下。以臺下福我



東人而不棄其遺黎也。辱承翰劄，軫念時艱，豈伊書  
生能佐末議，關白起自羈旅。盡竊其國兵柄，役屬六  
十六洲酋長，越千里破朝鮮，兵不旣行，此其智略才  
力有過人者。顧其事在海外，且本一島夷水寇，我以  
全盛之力，何遽爲此凜凜如天津調兵募兵民，遂不  
堪其擾而議者遂矯張皇爲鎮靜，曰毋動爲大耳。彼  
旣已破朝鮮，我遂與虎狼爲鄰，與虎狼爲鄰，必待其  
搏人噬人而始備之，豈有是理。夫無而求之，實難。過  
求何害。今天下漸多事，內憂外患，未必可量，物不素

○此○上○下○切○今○事○

具何以應卒。愚以倭來亦備，不來亦備，有倭亦備，無倭亦備。修陴固圉，飭戎除器，自是守臣常職，不因倭爲輕重也。備不緣倭設，而可以待倭，有事可以爲用，而末事不覺其擾，乃爲勝耳。召客兵，卽不如練土兵，募新兵，不如覈舊伍。舊伍未必可用，則宜略倣古牙兵，別募精銳爲軍鋒。如各邊家丁然者，不必問所從來。今天津奉旨募兵，而仍屬之各州縣吏胥反借以爲市來者，未必欲欲者，未必來。是名僉派，何言召募也。齊人任俠使氣，一旦有急，振臂一呼，不患無兵。第

苦無餉耳。有事之日。民棄山廬入城市。計無所得。食稍畀之餉。則皆可使爲兵。故上計無如積餉。而積餉之策。常請于兩臺。量畱登萊二郡錢糧。半徵本色。以貯倉廩。備緩急。夫民得半輸本色入官。必大喜。此官與民兩便之術也。民以穀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由郡輸京師。中間所費。不啻倍之。一有事。又從京師發銀接濟。則何不疏請畱本地爲各項備兵之用。如異日無事。除公用外。貯倉廩者。仍可變價以補今歲之入。無事則于京運無損。有事則于地方有益。亦一

策也。其次則今歲稍豐。當以官銀易民間餘粟。士夫及百姓富實者。亦可諭以此意。使自買而自貯之。無事則利在積貯。有事則便于清野。無使委弃餘糧爲寇資也。敵郡兵額原少。兼發膠東防守。則存者益無幾人。計莫若練民兵。齊民喜技擊。好結聚。各鄉之中。有能聚數十人。以衛其鄉者。以名聞于官。量給米穀爲犒賞。其首事者。視其才略可用。訓練稍精。亦可量畀冠帶。以勸之。事急則徵發以守城。應敵。鹽徒曠盜。皆可權馭而計使也。大略民兵止堪乘城。城守不下。

寇將無所得食而自挫。若決戰則俟各處應援兵力大集。乃可議耳。修城一事亦似不可緩度。此時府庫恐未能辦也。當預屬各州縣預計其城當大修量修者費幾何。士夫及百姓願助貲者幾何。州縣官可用法設處者幾何。不足者量以官帑助之。人以九則爲差。上七則量出磚石。工力則合縣均派。而時以官廩犒之地。僻山險。寇所不能至。如蒙陰等處。則勿以煩民也。頃海上傳關白已死。僧玄素領其事。未知確否。即使關白定死。何遽知玄素不如關白。然切計之。倭

由遼左入。成擒耳。由天津入。暫擾而卽定。何者王畿

地勢。兵。力。俱。當。當。量。

近地。邊兵四集。平原曠野。以騎促步。萬矢俱發。易殲  
滅也。若由登萊登岸而西。旣無重兵。又鮮堅壁。彼散  
而掠各州縣。遊食自若。而我處處城守。坐而自困。土  
兵旣難決勝。邊軍又未能盡撤。以來百姓不免于賊。  
則必從賊。不然則別去而爲盜賊。天下紛紛。從此始  
矣。大約自古夷狄不能爲中國患。惟以中國之人爲  
夷狄謀。始以夷狄之力爲中國禍。則其憂滋大。噫。拜  
降虜也。據中國大鎮。出而勾虜。以虜勾虜。其合必固。

關○白○中○國○亡○命○也○。合○海○島○諸○國○入○而○與○我○爲○難○。以○中○國○習○中○國○其○入○必○深○。總○之○此○兩○患○者○其○策○皆○以○固○守○爲○主○。西○賊○不○能○出○城○則○無○能○爲○海○賊○不○能○破○城○則○無○能○爲○而○愚○所○憂○者○非○此○兩○人○足○以○禍○天○下○而○天○下○之○禍○所○從○以○起○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

皇明經世編

馮北海集

卷之一

東省齋

書

平露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四百四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陳子龍臥子

輯選

宋徵璧尚木 彭 賓燕又

周立勳勒卣叅閱

馮北海文集

議

馮琦

東省防倭議

東省防倭

防倭猶防黃河也。夫虜患如海，雖復滉瀆洞與天無際，然潮汐有所屆而止，河則奔突橫溢，遷徙無常。



可使平陸爲河，可使河爲平陸，當其衝決，不知所向，亦不知所止。今倭患有能知其所向與所止者乎？倭所向非遼左，則天津。非天津，則登萊。愚以爲犯遼左則難入也，犯天津暫擾而易定，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中國之禍未有已也。遼左皆軍衛，又歲當虜，城有可守，野無可掠。今四方有事，皆調遼左兵，彼所入卽我精兵處，無論能戰，守必有餘。我能自堅，彼將自困。故曰犯遼左難入，天津畿輔重地，爲國咽喉，一有緩急，遠邇大震。然進可攻可掠，而退無巢穴以自守。各

邊之兵遠者十日。近者五日。一呼立集。平原廣野。以騎感步。萬矢齊發。我用其長。使無所據。一戰而勝。立可芟夷。故曰犯天津。暫擾而易定。倭水戰不及南兵。若舟不如也。陸戰不及邊兵者。騎不如也。若出于無水兵。無邊兵之處。彼擣其一虛。而我違其兩長。腹裏州縣。城既不堅。人無固志。郡城自守不足。安能救人。各城披靡。則郡城亦難孤立。北震那畿。西梗運道。遊兵雜沓。道路不通。須我南北兵集。彼已自立巢穴。我反勞。彼反逸。我反爲客。彼反爲主。我反制于人。彼反

制人。故曰犯登萊則易入且難定也。請略陳三郡之形勢。齊之所以稱四塞者何也。東面海。西南面山也。惟正北一面。縮轂其口。北自牛山。南至穆陵。萬山綿亘。二百里不絕。山勢西起太山。南接蒙山。鈎連至郡城北。始盡。故青州者。海山之間一大都會也。登萊負海險。在郡東。青州負山險。在郡西。山東海面二千七百里。處處可登。出于登則萊不能救。出于萊則登不能救。南而諸城日照。北而樂安壽光。則直出于青之。境內而反抄登萊之後。蓋登萊可捍外。不可衛內。若

外控登萊。內護省直。扼山海而居其會。則惟青州爲重。凡用兵必先積餉。積餉必先求頓餉之處。夫有重餉無堅城。非吾餉也。有堅城無重兵。非吾城也。有重兵無厚餉。非吾兵也。兼此三者。則可以爲重鎮矣。青州因山勢爲城。可據以守。其人輕悍好鬪。可訓以戰。若結以恩惠。授以紀律。則皆可使爲兵。內憑百雉。外阻羣山。強者乘城。弱者入山以避難。不至盡委以資敵。壁可堅。野可清。亦惟青州爲然。故莫若建青州爲重鎮。厚增俾。廣積餉。多屯兵。以據登萊之項背。互相

聲援互相灌輸。而內于中原添一重保障。切以爲于計便。又倭入朝鮮。且戰且前。守如處女。忽如脫兔。此非進掠之兵。而據地之兵。非浪戰之兵。而有前後着之兵也。有如彼知我空中國兵赴遼左。而潛以水軍乘風渡海。處處無備。登萊兩郡。城不可知。其他州縣望風瓦解。必將望名城以爲歸。青素無蓄積。一年耕不足一年之用。若使閉城坐食。加以四方避亂之衆。不出一月。立困矣。青州之民。勇私鬪。怯公戰。平居皆鮮衣怒馬。陸博踴躍。遊食惡少。比肩接踵。無事尚且

思亂。一旦有事。乘機肆掠。乘機執轡。緩之則不減于  
倭。急之則潛應倭。今倭在大海外。而不逞之徒。談之  
已。津。津。有。喜。色。故。青。之。城。必。可。守。而。必。難。守。者。人。心  
然。也。倭。至。登。萊。我。失。大。海。之。險。一。矣。至。青。州。我。失。羣  
山。之。險。二。矣。過。此。以。往。更。無。險。阻。我。無。地。不。可。憂。而  
彼。反。可。戰。可。守。可。進。可。退。外。倚。海。爲。門。戶。西。包。河。山  
以。自。固。而。以。北。向。一。面。與。中。國。爭。衡。我。卽。以。信。臣。精  
卒。帶。甲。十。萬。臨。之。未。易。歲。月。定。也。竊。臆。計。之。倭。越。大  
海。載。糗。糒。器。具。以。來。跣。足。登。岸。負。米。而。馳。多。不。過。齋

一月食。而因糧于我。海邊空闊。人烟稀少。加以逃避。鳥驚獸散。彼卽搶掠。能得幾何。我誠以重兵居要地。阻羣山以扼之。清野固壘以老之。宜有可勝之理矣。故青州守。則我東面以扼倭。青州不守。則倭北面以扼我。然則青州者。天下大勝大敗之機也。就我畿輔論。則天津急於登萊。就彼盤踞論。則登萊便于天津。就彼進犯論。則登萊急于青州。就我控扼論。則青州重于登萊。山東六郡。青州城堅固第一。民勇力第一。地險要第一。而民窮財盡。人人思亂。喜亂亦第一。然

則建青州爲重鎮。一定不易之策也。建鎮必先議兵。議餉。議將。以恩收民心。而以法持之。謹列其事于左。以俟籌國者采焉。其最要當先定夫南北兵將。水陸所宜。水戰宜用南兵。陸戰宜用邊兵。然客兵不可多得。不可久恃。終當訓練土兵。第以彼爲師。習其技能耳。今海上水兵二三千人。而邊兵無一人。邊將無一人。豈以海上數舟。便可恃爲長城耶。今日皆謂南兵習倭。夫南人不見倭已三十年。當時壯夫。今皆已老。此時所募精壯。乃是當時未生之人。其習倭事。恐與



北人無大相遠而風氣終不如西北邊之勁。海濱用之可耳。至于城守陸戰而亦用南將南兵恐非完策。郡城宜設叅將一員。諸城樂安宜設守備二員。皆擇邊將威望素著者。坐名上請。隨帶家丁。叅將二百人。守備一百人。各給雙糧。稍從優厚。一遇有事。外可仗其勇敢以當軍鋒。內可藉爲牙兵以鎮內亂。無事卽以其技藝教練土兵。海上水兵增至一萬。以南兵教之。陸兵每郡增至五千。以邊兵教之。至于本省班軍。赴京邊做工。先該中丞鄭公奏留海上防守。都覆以

海氛未急。未見允行。今當盡數甯川。譬如人家有盜。合使賊獲在門庭防禦。而反令從容洒掃。緩急失宜。且方借兵于各處。而本處之兵。乃令遠赴供役。恐非計也。其次當定海上戰守功罪格。及鄉民自保之誅。比見部議賞格備矣。然詳于戰而未及守。今宜先定至海上守城之令。倭至城下。守城者守三日當小捷。六日當中捷。十日當大捷。文武官破格超擢。賞延于世。士民量其時日以爲蠲免分數。海防撫臣先閱定某城堅瑕。可守幾時。如在限外失陷者。稍薄其罪。限

內者以軍法從事。各處修城。宜圖實效。不得粉飾。目前守城與修城員役。同論功罪。行賞罰。守城居十之七。修城居十之三。鄉居之民。每鄉立約長。擇一鄉有才謀者充之。先將近地避兵之處。相度停妥。一聞海上烽舉。聲勢逼近。約長率百姓近城者入城。近山者入山。裹糧自隨。不能攜帶者。緩卽先行窖藏。急則卽時焚毀。寧棄溝壑。必無以糧資敵。寧竄山谷。必無以民資敵也。我之于倭。兵力十不當一。器械十不當一。奮勇直前。死不反踵。百不當一。惟有以城相拒。以糧

相敵，或可冀耳。其次當奏留東三府錢糧，一半運赴朝鮮接濟。一半留海土修戰守之具。如山陝二省錢糧，皆留備邊。近日畿內諸郡，亦皆留之。量加鴻臚武職虛銜，罷閒士夫，得復職，閑住致仕，及量增服色品級，徒流以下，皆以本色贖罪，以此類推廣，必有應者。富足之家，有預納錢糧者，一年至二年，量減一分。三年減二分。多者照年數多寡，酌量遞減，亦濟急用之一策。其次當令沿海地方，民間得以本色上納錢糧。民以糧易錢，以錢易銀，由縣輸郡，郡輸省，省輸京師。

輪輸之費已三矣。一旦有事，又從藩司發銀到府，到縣糴買，無論徒勞牛馬，徒費民力，收之納糧之時，價省而得糧多，收之糴糧之時，價費而得糧少。又往返費時日，則何若卽收本色而貯之倉。夫納本色，民所甚便也。若充軍餉，亦以本色折色相兼支給，軍亦稱便。此則民不必買粟納糧，官不必發銀糴穀，上下往返所省必多。又本省之糧已發海運，今秋穀豈所收又薄，明春之民必多枵腹，今宜設法召商買近地之糧以自補，非但備倭兼以備飢，預圖則省，臨用則難。

豈登萊之患獨緩于天津而備倭之費反輕于備虜耶。如備零星之寇。但可累積纖微。補苴罅漏。如備大舉。非多兵多餉不可。譬如富家興作。有財則可使路人化爲僮奴。悍僕化爲恭順。若其無財。一步亦難。今日之事。不來則零竊亦無。一來則兵端不小。排山倒海。其勢難支。捧漏沃焦。爲時已晚。所當亟爲題請者也。不足則請發戶工二部見行事例。空劄數百送海防衙門。看何處緊急。派發該衙門。令民間得以本色折色相兼上納。如某處須本色急。則獨收本色。用折

色急則獨收折色。鬻爵贖罪。本非美政。而古人遇急皆用之。甚至榷酒酤算車舟。而不肯一槩加于地畝。則以數者之害。比之加賦猶淺耳。至于修城等項。費用浩大。官帑不能徧給。宜做救荒事例。有士夫百姓尚義捐貲以佐軍興及修城之用者。如所捐數多。地方官以名聞官。照何洛文穆文熙事例題請旌表。夫民急則費不惜。若待已見兵荒之形。始求兵荒之食則晚矣。根本之計。莫急于收人心。東人之困極矣。而上官之軫念亦已至矣。顧海上之備既不可已。內帑

之請又未必得，不于地畝議增，更于何處取辦？本地錢糧合修本地武備，况以三府兵餉均派六府，當事者調停苦心，勤恤實政，士大夫知之而蚩蚩之民難與慮始，彼亦非怨今日之增而但疑于前日之未減耳。卽如壬辰癸巳之間，議調水兵，增有兵餉，後海上撤兵二年，此項錢糧上之減不減不可知，而百姓未有不納者也。但取十年以前錢糧文冊與今比對，數目多寡則有事議增無事不減明矣。夫一畝之內加三四厘，于百姓原非重累，但今海上之役方興未已。



卽如修城一事，動須萬金。官帑已空，則必出自地畝矣。礦務煩興，迎送夫馬，蓋造棚場，各項供辦，則又必出自地畝矣。大工伊始，普天供役，豈我東省獨爲匪民。錢糧加派，又必出自地畝矣。海上運糧，卽給有官價，道路旣遠，賠累必多。驢馱車運，皆取于民，則又出自地畝矣。自今以後，官日增設，事益更端，如此類者，數百而未有極。百姓因見前日之增者，已是不減今日之增者，勢又復然。兼以民無他業，歲非大收，近城未見荒涼，遠社已多離散。逃者旣衆，錢糧無所出辦。

則因累及本社，稍能自給之民，名爲道催，實則代納，不出一歲，富者亦逃，彼旣流離，能無嗟怨，倭奴倘以小惠誘此離心，衆心之城旣離，數仞之墻何守？今旣請留正額錢糧，以給征繕，則地畝可以不加，若百姓知後日之不增，及增者事後之可減，則民心可以少安。上下一體，同患難，共甘苦，卽萬不已，寧至開例，寧至贖罪，寧至勸借，必不輕累貧民，卽有逃亡，明與開豁，必不連累富民，使民無事，歡然知恩，則有事可以行法，此則似迂而切，似緩而急者也。

序俸議 銓法

序俸之議始于崔亮停年格裴光庭循資格當時議者如劉景安蕭嵩不謂是也其蔽在不問賢愚專以日月為斷則不可此○立○此○格○選○用○便○之○可○以○補○人○之○以日月為斷兼論賢愚則未嘗不可可以○男○心○造○故○也夫臆而決之便于用才亦便于用私舉而歸之于格不便于用私未嘗不便于用才蓋用必論才陞必論俸論○俸○用○才○以○責○其○將○來○而○陞○官○以○酬○其○既○往○用○才○不○循○格○可○也○陞○官○不○循○格○則○天○下○馳○騁○而○起○矣○地○需○其○才○而○俸○淺○寧○調○而○不○陞○才○宜○其○地○而○俸○深○寧○陞○而○不

調自中丞以上。出自廷推者。無論已外之。最重莫如兵備。其次莫如郡守。兵備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偬。有非常才可辦者。於叅政五人中擇之。副使五人。叅議五人。僉事五人。郎中數人。知府數人。是于三四十人中擇一兵備也。不然則天下兩司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可爲矣。如郡守之缺。遇地方繁劇。事勢倥偬。有非常才可辦者。于部郎數人中擇之。南部四五人。運同二三人。同知四五人。是于二十人中擇一郡守也。不然則天下郡守皆可調也。若常地則人皆

可爲矣。賢均度其才之所長。才均辨其器之所適。閱歷熟者無奪其所習。方土殊者無易其所安。人不踰格。俸不易序。稍倣停年。循資以日月爲斷。而不似其賢愚同滯。其要在使天下士大夫各安其官而已。夫天下所以不治者。在人不安其官。始進而求知。知而求薦。稍難而求調。稍久而求陞。一不得而不勝其尚。玄守抽之感。人得之則彌見已之遲。已不得則彌見人之速。此其心已非矣。尚何以責其政。夫遲速何常之有。今有官十此五載而後遷。此五載者爲久乎。爲

速乎。有○如○十○人○未○遷○而○一○人○先○超○于○五○載○之○內○則○一  
人○者○爲○速○矣○有○如○十○人○已○遷○而○一○人○獨○滯○于○五○載○之  
外○則○一○人○者○爲○遲○矣○身○處○用○人○之○地○可○以○齊○久○速○之  
論○而○不○爲○而○使○天○下○見○以○爲○速○以○長○競○進○之○心○見○以  
爲○遲○以○起○不○平○之○感○則○其○爲○計○左○也○故○莫○若○明○示○以  
不○易○之○格○而○使○羣○工○安○于○不○淪○之○度○俸○至○而○陞○不○必  
求○也○俸○不○至○而○不○陞○雖○求○無○益○也○若○粗○梨○橘○柚○無○助  
其○長○無○隳○其○成○至○于○日○至○之○期○而○人○食○其○實○乃○以○此  
成○天○下○之○才○非○以○此○滯○天○下○之○才○也○蓋○銓○部○之○難○久

矣。舉天下之冠裳屬耳目焉。天下大衆也。其致疑于  
用人之地大疑也。合大衆者不可以戶說。破大疑者  
不可以辨求。舉之以才而人曰以意舉之。以意而人  
曰以私。不可以口舌爭也。莫若曉然示之。使吏信籍  
官信法。視諸目。聽諸耳。謀諸心。無可疑矣。天下之疑  
窮而信成。信成而後可以格于上。夫銓部有所推  
擇而不報者。不信銓臣也。廷推而不報者。不信廷臣  
也。非但不信推者。亦不信見推者。嗚呼。上舉不信  
羣臣乎。其端始于不能自爲信。而士大夫不相信。以

疑端開。主上耳。○是○時○惟○舉○各○官○冬○不○賈○引○次○也○假令有可以解天下之疑成。○此○議○者○亦○以○濟○時○也○非○道○論○也○主上之信者雖法不便吾猶將爲之而况其未始不便也。

朝鮮撤兵留兵議

成守朝鮮

朝鮮已亡。皇上命將出師。舉全國而昇之。恩德無與儷。以倭來而出師。以倭去而振旅。于名甚正。于費甚省。伏奉 聖旨。若不留兵。孰防厚患。令臣等從長計議。臣切揆度情形。計量勞費。夫關白既死。其名曾大帥。爭權爭長。無暇遠略。即使其國輯睦。亦必不能。



六十六島成師以出如前日也。直以倭入釜山盤踞已久。如見我兵既撤。或將生心。此則不必合諸島之兵。用舉國之力。偏師一出。亦非朝鮮所支。蓋今日之倭。可保無併吞朝鮮之謀。而不能保無竊據釜山之謀。若其兎窟既立。蚕食漸深。朝鮮復來告急。異日更煩措置。朝廷業已經營數年。豈惜一二年之餘力。與其過而置之無寧。過而防之。則議暫留兵者。未必非計也。第須外計兵力。內計物力。使供餉無過耗費中國。屯兵無過騷擾屬國。乃爲得策耳。漢立西域都護。

皆取諸國供食不煩轉餉。唐平百濟新羅卽今朝鮮之地亦因糧于彼未嘗以餽運繼之。今日空中國之士馬竭中國之帑藏卽念彼凋殘令彼出本色我出折色已爲向來所無之事乃本色所費少而我所耗損獨多此何理也。各邊正額軍餉尚缺一百三十餘萬海外久戍費何從出中國防夷如富家防盜聲耗旣急以外須防門戶藩籬皆有守護若其漸緩自可量裁獨留一重亦足自衛。今倭患漸息此正緩而可量裁之時若撤兵則所備在內守門戶者也當散外

之○戍○兵○而○量○留○其○精○銳○以○益○海○上○之○防○若○留○兵○則○所○  
備○在○外○守○藩○籬○者○也○當○汰○內○之○冗○兵○而○量○移○其○糧○餉○  
以○充○海○外○之○用○若○外○欲○留○兵○幾○何○卽○于○登○萊○天○津○淮○  
揚○蘇○松○量○汰○老○弱○以○其○食○作○留○兵○折○色○令○所○留○之○兵○  
與○所○汰○之○餉○數○足○相○方○若○東○師○旣○撤○之○後○卽○以○其○人○  
照○今○日○所○裁○兵○數○補○還○原○伍○蓋○撤○卽○守○在○海○之○內○不○  
撤○卽○守○在○海○之○外○總○之○此○兵○此○餉○耳○俟○倭○氛○盡○息○之○  
後○然○後○總○以○兵○餉○盡○歸○民○間○此○亦○設○防○省○費○權○宜○之○  
一○策○也○又○朝○鮮○兵○荒○之○後○人○少○地○多○若○與○該○國○議○定○

將海外之舟師。給與可耕之地。令其屯種。以給軍糧。成熟之後。供億自減。要當以我之折色。與彼之本色。相兼減退。不得借口有地給軍。獨充彼國本色。各該將道必以實心實事行之。更當申嚴軍令。不得侵彼地界。奪彼財物。私彼婦女。強役使其民爲耕種。而我軍收其利。蓋數年以來。在我惟恨彼出糧之少。然此皆請吏不度以以致以功德奪蹂踐在彼。則不啻費矣。存亡繼絕之義。其君臣或有相感在彼。民則不啻怨矣。若能立定約束。如孔明之屯渭水。軍無私焉。一切無名騷擾。盡皆嚴禁。則雖

稍益其供軍之餉亦彼之所樂爲也蓋欲撤兵則一撤卽完局矣不撤則須計萬全爲彼之利無以爲我害終前之局無以挑後釁乃可庶幾耳若餉不能供兵不能戢使我與屬國以德始以怨終則固不若速撤之爲愈也

銓部議覈實政

覈實政

一先年嘗議覈實政畢竟所報多是虛文久之則覈實之言亦成虛文矣近日吏習甚巧虛僞最工人事多而官事少官事多而民事少上官但考政于厨傳

課績於簿書且未問所察之官。但閱其所署之考。推  
官知縣以上考語皆是大聖大賢。川岳風雲。冰玉麟  
鳳。字面何關實事。甚而流離滿眼。怨聲在途。猶以綺  
語署爲上考。署者當者寧無兩媿。又如撫按論劾。多  
列奸賊。及至行勘。十無一二。蓋所開雖未必盡實。而  
實事亦未必盡開。量坐些須。以博長厚。此縱彼玩。何  
益激揚。欲望警一懲百。使吏治改觀。其將能乎。今但  
以地方所宜。時事所急。程其功效。卽如災傷者當考  
其賑濟。逃移者當責其招撫。民苦礦稅。當察其調停。

民苦奸貪。當問其摘發。除以前開報之外。自知縣已上。各開其人。實才實政。務在肖其爲人。盡洗歷年駢麗浮泛之語。長短得失。不得相掩。本部院必不因一字一句。遽議處分。但欲彼此各以實心公心。相成共濟。若謂事事完璧。人人兼才。則世所必無之理。不再計而知其虛僞矣。如有仍前浮泛不公。以致賢否混淆者。另議去留。

銓部議禁浮費

禁浮費

一先年嘗禁浮費。竟未見題叅一人。蓋爲費出因公。

與置諸私囊者有別。然不論公私。皆百姓之膏血也。且如一州一邑。設有條編規則。量財制用。原自有餘。每見州縣但有一事之來。卽有額外之派。如朝覲到任之儀節。官舍之應付。既有支銷官銀。何爲又更派于里甲。既有定數官馬。何爲又借撥于富戶。土產假以奉上。花戶俱有攤錢。器具藉以營私。工作迄無寧歲。眷屬累重。夫役久稽。于程途輸送頻繁。筐籠相望于道路。和糶出息之銀。預先支用。而僅以罰穀報完。修築器械之費。那補他孔。而更斂民財集事。故今之



廉○吏○僅○比○古○之○中○人○今○之○中○人○已○不○免○古○之○貪○吏○蓋○古○人○公○私○之○費○皆○少○今○人○公○私○之○費○皆○多○故○也○至○于○上○官○入○京○屬○官○供○應○代○賃○房○屋○餽○送○長○夫○米○糧○搬○運○借○民○間○之○車○騎○坐○用○驛○遞○之○馬○若○使○上○官○自○備○爲○費○幾○何○但○令○小○民○遠○供○則○所○費○不○少○相○應○極○力○痛○革○財○盡○民○流○之○日○百○費○皆○從○減○省○既○當○以○此○自○處○亦○當○以○此○處○人○一○切○餽○遺○悉○應○杜○絕○違○者○在○京○聽○科○道○糾○舉○部○院○叅○訪○在○外○聽○撫○按○于○各○官○啓○行○之○後○細○查○有○無○科○歛○等○情○輕○者○報○部○院○另○處○重○者○露○章○叅○奏○雖○素○有

賢名定行斥降決不姑息。自令其言不信也。

銓部議舉卓異

舉卓異

一往歲嘗舉卓異。然所舉多飾虛躡譽之官。壬辰之春。變而專舉清吏。蓋謂舉卓異未必實。而清吏必實耳。然未能崇獎以品之獨高。而或責備以才之所短。用違其才。何以取效。朝廷駕馭羣才。兼收並蓄。四科九德。總爲國用。且以民窮盜起。天下多事。亦當預儲長策。遠略足備。緩急之人。今次大計。黜陟幽明。明則當陞。略有三品。一曰循吏。其上有善政善教。次則奉



法循理不失尺寸者。一曰清吏。其上有廉頑起懦。次則釐冗祛費。不取非其有者。一曰才吏。其上必能當機應變。次則理繁治劇。沛然有餘者。各官具以所屬地方從實開報。每官各舉數人。每人各列數事。本省鄉宦在野者。果真見其賢。亦許附見于後。不得雷同附和。苟且塞責。蓋用舍天下之人。卽當以天下人爲耳目。不但今日藉之以定去留。亦可他日按之以效任使。於黜陟幽明之中。寓集思廣益之意。得循吏清吏。可以救民之窮。得才吏。可以濟世之變。不拘崇卑。

不分在官在野。但欲得真才真品耳。若註曰循吏清吏而使無實者托之以爲名。註曰才吏而使無行者借之以爲例。舉而不任。連坐何辭。但宜至虛至公。勿負本部院惓惓延訪之意。

礦稅議

礦稅

今天下所謂嗷嗷礦稅兩事耳。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賄。驛遞之騷擾。叅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此皆因礦稅而起者也。今日之事。朝廷歛百萬之財。猶凜凜不足。而于失億兆之心。已

自有餘顧其所得在近而所失在遠利在目前以爲必然而害在一年二年數十年之外且以爲未必然當此時而有龍逢比干之心濟以蘇秦張儀之口有能移上心者乎固不能也且當奈何人臣逢時艱難欲去不得且當就目前事勢量爲調停使無及于大亂而可以待異日之覺悟夫礦稅之大害莫甚于中使之權重中使何權之有因內外爭而激上怒則有權挾上怒以鉗制恐喝士大夫則有權爭小則權小爭大則權大操之不急彼不肯降體以自結

于其下。不肯傾橐中藏以乞哀憐于上。下所以爲之  
謀者不深。上所以護之者不固。則士大夫之禍不重。  
彼之勢不張。與之鬪者固其交。而張其勢者也。今欲  
減其權。莫若稍杜其爭端。而欲杜其爭端。莫若分其  
事任。而無與有司混合而相涉。夫使人與鬼比肩而  
立。于市。其鬼彌害人。人彌畏鬼。若使人鬼不襍。探則  
鬼之權減矣。今使貂璫以礦稅督責有司。儼然臨長  
之。有司盡奔走于其下。此鎮守之勢也。愚請勿靳惜  
其費。而惜其權。若其有制。則其居不過倍于在京之

監局其行不過倍于進鮮進衣之使若其無制則今日之勅使遂成他日之鎮守倘有可以明省小民之錢而暗節中使之權者乎此忠臣所以夙夜以圖者也請以聞于上曰中外之爭非國家之福也漢末中臣與外臣爭外先受其禍而內繼之唐亦繼之今日中外諸臣有爭端矣夫中官抽稅取礦而使撫按調停之調停中臣不聽也則何若朝廷先爲調停而使之不爭乎計惟有以礦付內臣而外無與焉以稅付外臣而內無與焉北直稅課以七萬山東以六

萬舉此而天下可知也。額皆定矣。中臣取不加盈。外臣取不加減。則莫若以付之巡撫。法易行。事易集。類齊而後以付中臣上進。徵者不解。解者不徵。有司雖欲阻抗不可得。中臣卽欲加有司以阻抗亦不可得也。天下所爲歸德歸怨于上者。習見則淺。驟見則深。蠲租賜賑。孰不爲子。惟往歲中州之賑濟。民無不歸德者。特使故也。徵租歛稅。孰不爲取。惟近歲之抽稅。民無不歸怨者。亦特使故也。若以屬之撫臣。撫臣得便宜從事。通融補贖。民不稱擾。見以爲地方常有之。



官行地方常有之事。此則利之歸內帑者不減而怨之歸朝廷者減矣。礦在山內臣採之。又使有司採之。採不得則派于人。夫派于地。有司不敢不聽。不聽則以阻撓罪之。夫既曰官四民六。上下並享其利。民之趨利如水之赴壑。則又何以派爲計。莫若環有礦之山三數里。以予內臣。藉其民以爲礦戶。原派夫百名者予百丁。不得舍近山之民。而抽取本縣之富戶以滋擾。如上林苑之菜戶。南海子之海戶。易州山廠之廠戶。明立疆界。無相偏奪。有司卽欲阻撓而不可。

得中官卽欲以阻撓加有司而不可得也。夫稅有課。不辦責在外。臣礦有額。不辦責在內。臣如此。則內外之爭。卽不能盡無。視今日爭端。則減矣。丁夫之僉派。郡邑之包賠。驛遞之騷擾。叅隨之橫索。土棍之挾詐。奸民之告訐。官府之繫逮。皆可減十之七。而于內帑之入。未有損也。朝廷取郡國山澤之利。以實內帑。而留羣小騙詐需索之財。以還民間。上不止開一面之網。下不止受一分之賜。此亦一時之計也。若萬世之計。則俟皇上之自悟而自斷。威福不假于下。而恩

德盡歸于上，以此關說，亦知其未必人也。倘可僥倖，十得一乎。或曰是說也。其尚出戴盈之下也。論治去其太甚，擇禍莫若稍輕，今有嚴姑于此，欲鳩其赤子，爲之婦者，屢諫而不入也，怒益甚而死，且益速，不得已而薄其鳩，使須臾勿死，以俟尊章之回心耳，愚之爲是說，豈得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